舊唐書

二五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九

劉　昫　等修

韓滉 子臯 弟洄　張延賞 子弘靖 子文規 次宗 汯

韓滉字太冲太子少師休之子也少貞介好學以蔭解褐左威衛騎曹參軍出爲同官主簿至德初青齊節度鄧景山辟爲判官授監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馬以道路阻絕因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奏充判官授通州長史彭王府諮議參軍鄧景山移鎮淮南又表爲寮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師先是滉兄法知制誥草王璵拜官之詞不加虛美璵頗銜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璵免相羣議稱其屈累遷至祠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滉公絜強直明於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詳究簿書無遺纖隱大曆中改吏部郎中給事中時盜殺富平令韋當縣吏捕獲賊黨而名隸北軍監軍魚朝恩以有武材請詔原其罪滉密疏駁奏賊遂伏辜遷尚書右丞五年知兵部選六年改戸部侍郎判度支自

至德乾元已後所在軍興賦稅無度帑藏給納多務因循滉既常
司計清勤檢轄不容姦妄下吏及四方行綱過犯者必痛繩之又
屬大曆五年已後蕃戎罕侵連歲豐稔故滉能儲積穀帛帑藏稍
實然苛剋頗甚覆治按牘勾剝深文人多咨怨大曆十二年秋霖
雨害稼京兆尹黎幹奏畿縣損田滉執云幹奏不實乃命御史巡
覆迴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時渭南令劉藻曲附滉
言所部無損戶部分巡御史趙計復檢行奏與藻合代宗覽奏以
為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
餘頃上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恤
隱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鞫藻計皆伏罪藻貶萬
州南浦員外尉計貶豐州員外司戶滉弄權樹黨皆此類也俄改
太常卿議未息又出為晉州刺史數月拜蘇州刺史浙江東西都
團練觀察使尋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潤州刺史鎮海軍
節度使滉既移鎮安輯百姓均其租稅未及踰年境內稱理及建

中年冬涇師之亂德宗出幸何汴騷然滉訓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爲精勁李希烈既陷汴州滉乃擇其銳卒令裨將李長榮王栖與宣武軍節度劉玄佐犄角討襲解寧陵之圍復宋汴之路滉功居多然自關中多難滉即於所部閉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禁馬牛出境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揚威武至申浦而還毀撤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塢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時滉以國家多難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爲備預以迎鑾駕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下與江平俾偏將丘涔督其役涔酷虐士卒日役千人朝令夕辦去城數十里内先賢丘墓多令毀廢明年正月追李長榮等戍郵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採石軍使增營壘教習長兵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陳少遊時鎮揚州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滉亦以兵三千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繒綵互相聘賚而自德宗出居及歸京師

軍用既繁道路又阻關中飢饉加之以災蝗江南兩浙轉輸粟帛
府無虛月朝廷賴焉興元元年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數月又加檢
校右僕射貞元元年七月拜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使並如故二
年春特封晉國公其年十一月來朝京師時右丞元琇判度支以
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以滉浙江東節度素著威
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愎難與集事乃條
奏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十八里揚子南北皆元琇主之滉深
怒於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切疾之乃於江東監院收獲見錢四
十餘萬貫令轉送入關滉不許乃誣奏云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至
萬於國有害請罷之上以問琇琇奏曰一千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
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所運費三百耳豈至萬乎上然之遣中使
齎手詔令運錢滉堅執以爲不可其年十二月加滉度支諸道轉
運鹽鐵等使遂逞宿怒累誣奏琇貶雷州司戶其責既重舉朝以
爲非罪多竊議者尚書左丞董晉謂宰臣劉滋齊映曰元左丞忽

有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危懼假有權臣騁志相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蝗旱琇總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國皆濟斯可謂之勞臣也今見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搖則有聞雞起舞者矣竊謂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過而已給事袁高又抗疏申理之滉誣以朋黨寢而不行時兩河罷兵中土寧乂滉上言吐蕃盜有河湟為日已久大曆已前中國多難所以肆其侵軼臣聞其近歲已來兵衆寖弱西迫大食之強北病迴紇之衆東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五六萬而已國家第令三數良將長驅十萬衆於源鄯洮渭並修堅城各置二萬人足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賦為饋運之資以充三年之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收復河隴二十餘州可翹足而待也上甚納其言滉之入朝也路由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任邊事玄佐納其賂因許之及來覲上訪問焉初頗稟命及滉以疾歸第玄佐意忌遂辭邊任盛陳犬戎未衰不可

輕進浣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寢其事年六十五上震悼久之廢
朝三日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浣宰相子幼有美名其所結交
皆時之儁彥非公直者不與之親密性持節儉志在奉公衣衾茵
褥十年一易居處陋薄纔蔽風雨弟泂常於里宅增修廊宇浣自
江南至即命撤去之曰先公容焉吾輩奉之常恐失墜所有摧圮
葺之則已豈敢改作以傷儉德自居重位愈清儉嫉惡彌縫闕漏
知無不爲家人資產未嘗在意入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相繼
乘馬五疋皆及斃惟尤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
未嘗傳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事序議各一卷然以
前輩早達稍薄後進晚歲至京師丞郎卿佐接之頗倨衆不能平
其在浙右也政令明察末年傷於嚴急巡內婺州傍縣有犯其令
者誅及隣伍死者數十百人又俾推覆官分察境內情涉疑似必
寘極法誅殺殘忍一判即勠數十人且無虛日雖令行禁止而冤
濫相尋議者以浣統制一方頗著勤績自幼立名貞廉晚途政甚

苛深身未達則飾情以進得其志則本質遂彰子群皐群官至考
功員外郎皐字仲文夙負令名而器質重厚有大臣之度由雲陽
尉擢賢良科拜右拾遺轉左補闕累遷起居郎考功員外郎俄丁
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論譔滉之事業皐號泣承命
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及免喪執政者擬考功郎中御筆加知制
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皆稱職改京兆尹
奏鄭鍔爲倉曹專掌錢穀鍔苛刻剥下爲事人皆咨怨又勸皐搜
索府中雜錢折糴百姓粟麥等三十萬石進奉以圖恩寵皐納其
計尋奏鍔爲興平縣令及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麥枯槁畿內
百姓累經皐陳訴以府中倉庫虛竭憂迫惶惑不敢實奏會唐
安公主女出適右庶子李愬內官中使於愬家往來百姓遮道投狀
內官繼以事上聞德宗下詔曰京邑爲四方之則長吏受親人之寄
實繫邦本以分朕憂苟非其才是紊於理正議大夫守京兆尹賜
紫金魚袋韓皐比蒞清貫頗聞謹恪委之尹正冀効公忠乃者邦

饑之間粟麥不稔朕念兹黎庶方議蠲除自宜悉心以副勤恤皐奏報失實處理無方致令閭井不安囂然上訴及今覆視皆涉虛詞壅蔽頗深閔感斯甚宜加懲誡以肅守官可撫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馳驛發遣鋒亦尋出爲汀州司馬皐無幾移杭州刺史復拜尚書右丞皐恃前輩頗以簡倨自處順宗時王叔文黨盛皐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皐從弟曅幸於叔文以告之因出爲鄂州刺史岳鄂蘄沔等州觀察使入爲東都留守元和八年六月加檢校吏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等使以陳許二州水潦之後賜皐綾絹布葛十萬端疋以助軍資宴賞所理以簡儉稱入爲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元和十一年三月皇太后王氏崩以皐充大明宮使十五年閏正月充憲宗山陵禮儀使三月穆宗以師保之舊加檢校右僕射十二月以銓司考科目人失實與刑部侍郎知選事李建罰一月俸料長慶元年正月正拜尚書右僕射二年四月轉左僕射赴尚書省上事命中使宣賜酒

饌及宰臣百寮送上皆如近式其年十以本官東都留守行及戲源驛暴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太和元年謚曰貞皐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嵆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返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蹙憯痛迫脅之言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

洄以蔭緒受任劉晏判鹽鐵度支辟爲屬吏累官至諫議大夫知制誥與元載善載誅以累貶邵州司戶同正貞建中元年十二月復

諫議大夫先以劉晏兼領度支晏既罷黜今天下錢穀各歸尚書省本司廢職罷事久無綱紀徒收其名而莫綜其任國用出入未有所統故轉徊戶部侍郎判度支徊上言江淮錢監歲鑄錢四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故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矣其江淮七監請皆罷之復以天下銅鐵之冶是曰山澤之利當歸於王者非諸侯方岳所有今諸道節度都團練使皆占之非宜也請總隸鹽鐵使皆從之徊與楊炎善炎得罪常不自安無何兄子皐抗跡理炎罪德宗意徊令為之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三月入為兵部侍郎六月為京兆尹七月加御史大夫貞元二年正月刑部侍郎劉太眞黨於宰相盧杞得罪以徊代太眞為刑部侍郎尋復兵部侍郎貞元七年十一月為國子祭酒

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幼孤本名寶符開元末玄宗召見賜名延

賞取賞貫延於世之義特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博涉經史達於政事侍中韓國公苗晉卿見而奇之以女妻焉肅宗在鳳翔擢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轉殿中侍御史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請為從事思禮領河東又為太原少尹兼行軍司馬北都副留守代宗幸陝除給事中轉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大曆二年拜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洛久當兵衝閭井丘墟延賞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導河渠修築宮廟數年間流庸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美焉時罷河南西山山南副元帥以其兵鎮東都延賞權知東都留守以領之理行第一入朝拜御史大夫初上封人李少良潛以元載陰事聞載黨知之奏少良狂妄下御史臺訊鞫欲有所屬延賞不承其意尋出為揚州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屬歲旱歉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斃適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恨於彼也乃具舟楫而遣之俾吏修其廬室已其逋債而歸者增於其舊邉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延

賞奏請以江爲界人甚爲便尋以母憂去職終制授檢校禮部尚書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觀察使數年改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觀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尋就加吏部尚書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朏以兵入成都爲亂延賞奔漢州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其月斬朏及同惡者復歸成都先是兵革屢擾自天寶末楊國忠用事南蠻三蜀疲弊屬車駕巡幸其後郭英乂滛崔寧之室遂縱崔寧楊琳交亂及崔寧得志復極侈靡故蜀土殘弊蕩然無制度延賞薄賦約事動遵法度僅至庶富焉建中末駕在山南延賞貢奉供億頗竭忠力焉駕在梁州倚劒南蜀川爲根本貞元元年以宰相劉從一有疾詔徵延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鳳翔節度使李晟不協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晟意延賞至興元改授左僕射初大曆末吐蕃寇劒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賞聞而大怒即使將吏令追還晟頗銜之形于詞色三年正

月晟入朝詔晟與延賞釋憾德宗注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嘗有德於晟因會讌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薦爲相晟然之於是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一子娉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而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快若釋舊惡於盃酒之間終歡可解文士難犯雖修睦於外而蓄怒于內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兵權初吐蕃尚結贊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持牛酒勞軍徐乃引去持是以間晟晟令牙將王佖選鋭兵三千設伏汧陽大敗吐蕃結贊僅免自是數遣使乞和晟朝於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繼之上意將帥生事邀功會滉卒延賞揣上意遂行其志奏令給事中鄭雲逵代之上不許且曰晟有社稷之功令自舉代己者於是始用邢君牙焉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而已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約以劫渾瑊及冊晟太尉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

奉禮如闕即以宰相攝之延賞欲輕其禮始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冊時議非之延賞奏議請省官員曰為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官員繁而且費州縣殘破職此之由臣在荊南劒南所管州縣闕官員者少不下十數年吏部未嘗補授但令一官假攝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員可減無疑也請減官員收其祿俸資幕職戰士俾劉玄佐復河湟軍用不乏矣上然之初韓滉入朝至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委邊任玄佐亦欲自效初稟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辭上遣中官勞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眞抱眞亦辭不行時抱眞判官陳曇奏事京師延賞俾曇勸抱眞竟拒絕之蓋以延賞挾怨罷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自建議減員之後物議不平延賞懼量留其官下詔曰諸州府停減及所留官並合釐務其中有先考滿及充職掌遇停減或恐公務有闕宜委長吏於合停官中取考淺人請白幹舉者留填闕官差攝訖聞奏但取才堪不限資序如當州官少任以鄰州官充其州縣諸色部

送準舊例以當州官及本土寄客有貟產幹了者差遣及減貟人衆道路怨歎曰聞於上侍中馬燧奏減貟太甚恐不可行太子少保韋倫及常衮官等各抗疏以減貟招怨並請復之浙西觀察使白志貞亦以疏論時延賞疾甚在私第李泌初爲相採於羣情由是官貟悉復貞元三年七月薨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太保賻禮加等謚曰成肅子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少以門蔭授河南府參軍調補藍田尉東都留守杜亞辟爲從事奏改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留守將令狐運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絹於道者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爲之乃令判官穆貟及弘靖同鞫其事貟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爲盜堅請不按亞不聽遂以獄聞仍斥貟及弘靖出幕府有詔令三司使雜治之後果於河南界得賊無何德陽公主下嫁治第將侵弘靖家廟弘靖拜表陳情具述祖考之德德宗慰撫之不令毀廟又獻賦美二京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禮部貟外郎遷兵部郎中知

制誥中書舍人知東都選事拜工部侍郎轉戶部侍郎陝州觀察河中節度使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主留務憲宗怒欲下詔誅之弘靖請先命弔贈使待其不恭然後加兵憲宗從其議尋加中書侍郎平章事盜殺宰相武元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邸中有鎮卒張晏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付御史臺御史陳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說弘靖疑其不直驟於上前言之憲宗不聽吾殺張晏輩及田弘正入鄆按簿書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說卒未得其實又殺張晏後憲宗欲遂伐承宗弘靖以為戎事並興鮮有濟者不若併攻元濟待淮西平然後悉師河朔憲宗業已北討不為之止然亦重違其言弘靖知終不聽用遂自陳乞罷政事俄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原節度使行未及鎮果下詔誅承宗弘靖以驟諫不行宜用自効大閱軍實請躬討承宗詔許出軍不許自往俄而魏博澤潞悉為承宗所敗有詔賞其前言弘靖即

開道發使懇諭承宗承宗因亦款附旋徵拜吏部尚書選檢校右僕射宣武軍節度使時韓弘入覲之後也弘靖用政寛緩代弘之理俄以劉總累求歸闕且請弘靖代己制加檢校司空平章事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弘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弘靖久富貴又不知風土入燕之時肩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謂軍士曰今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力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意氣自負深恨之劉總歸朝以錢一百萬貫賜軍士弘靖留二十萬貫充軍府雜用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因弘靖於薊門館執韋雍張宗厚輩數人皆殺之續有張徹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

在大罵軍人亦爲亂兵所殺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館請弘靖
爲帥願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卒不對軍人乃相謂曰相公無言
是不捨吾曹必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取朱洄爲兵馬留後朝
廷既除洄子克融爲幽州節度使乃貶弘靖爲撫州刺史未幾遷
太子賓客少保少師長慶四年六月卒年六十五元和初王承宗阻
兵劉摠父濟備陳征討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拔城邑摠既繼
父願述先志且欲盡更河朔舊風長慶初累表求入朝兼請分割
所理之地然後歸朝其意欲以幽涿營州一道請弘靖理之瀛州
爲一道盧士玫理之平薊嬀檀爲一道請薛平理之仍籍軍中宿
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昇奬使幽薊之人皆有希美爵祿之意
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陽宰臣崔植杜元穎又不爲遠大經略
但欲重弘靖所授而省其使局唯瀛莫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
縣悉命弘靖統之時總所校俱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問朱克融
輩僅至假衣丐食日詣中書求官不勝其困及除弘靖命悉還本

軍克融輩雖得復歸皆深懷觖望其後因爲叛亂初緫以平薊嬀檀請薛平於分列衣之中尤爲上策而朝廷不能行之竟致後患人到于今惜之子文規景初嗣慶文宗文規歷拾遺補闕吏部員外郎開成三年十一月右丞韋溫彈劾文規長慶中父弘請陷在幽州文規徘徊京師不尋赴難不宜塵忝南宮乃出爲安州刺史累遷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觀察使景初歷職使府官止殿中侍御史嗣慶位終河南少尹文宗最有文學稽古履行開成中爲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文宗尤稱奉職改禮部員外郎以兄文規爲韋溫不放入省出官文宗堅辭省秩改國子博士兼史館修撰出爲舒州刺史卒文規子彥遠大中初由左補闕爲尚書祠部員外郎景初子天保嗣慶子彥修文宗子曼容延賞東都舊第在思順里亭館之麗甲於都城子孫五代無所加工時號三相張

氏云

史臣曰君民足則國富將相和則國安反是道焉非得仁者混殺元琇奏瑞鹽遲幹運之能非貞純之士刻下罔上以為己功幸逢多事之朝例在姑息之地幸而獲免餘無可稱延賞以私害公罷李晟兵柄使武臣不陳其力矣惡直醜正擠柳渾相位致賢者不進其才矣象恭孱功皆四凶之跡也雖以蔭繼世以才進身蹈非道者實小人哉延賞貫歷典名藩皆稱善政及登大位乃彰飾情皁迭處大寮徒稱舊德弘靖輕傲邊事欺臧軍資佃附元載楊炎繼及累貶俱非守正中立者也書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不其是歟

贊曰韓滉刻下延賞害公皐佃繼世弘靖興戎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九

左從政郎紹興府録事參軍徐俊卿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一

劉昫　等修

王璵 道士李國禎 梁鎮奏疏附　李泌 子繁顧況附

崔造　關播 李元平附

王璵少習禮學博求祠祭儀注以干時開元末玄宗方尊道術靡神不宗璵抗疏引古今祀典請置春壇祀青帝於國東郊玄宗甚然之因遷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璵專以祀事希倖每行祠禱或焚紙錢禳祈福祐近於巫覡由是過承恩遇肅宗即位累遷太常卿以祠禱每多錫賚乾元三年七月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中書令崔圓罷相乃以璵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人物時望素不為衆所稱及當樞務聲問頓減璵又奏置太一神壇於南郊之東請上躬行祀事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璵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傳而行上令中使監之因緣為姦所至干託長吏以邀賂遺一巫盛年而

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為蠹弊與其徒宿於黃州傳舍刺史左
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
少年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請贓錢代貧民租稅
其中使發遣歸京肅宗不能詰肅宗親謁九宮神殷勤於祠禱皆
璵所啓也歲餘罷知政事為刑部尚書上元二年兼揚州長史御
史大夫充淮南節度使肅宗南郊禮畢以璵使持節都督越州諸
軍事越州刺史充浙江東道節度觀察處置使本官兼御史大夫
祠祭使如故入為太子少保轉少師大曆三年六月卒璵以祭祀
妖妄致位將相時以左道進者往往有之廣德二年八月道士李
國禎以道術見因奏皇室仙系宜修崇靈跡請於昭應縣南三十
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
羲媧皇等祠堂并置掃灑宮戶一百戶又於縣之東義扶谷故湫
置龍堂並許之時歲飢荒人甚不安昭應縣令梁鎮上表曰臣聞
國以人為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為主虐其主則非神故昔之

聖王所以極陳理道明著祀典將愛其人而愼用其財力敬其神而虔恭於祠祭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人受其大賴而盡其力然後神人以和而國家可保也昨蝨賊作孽水旱爲災雖王畿皆遍而臣縣最苦此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得列祀典哉且以殘敝之餘當凶荒之歲丁壯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飛芻輓粟今但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埽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亦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客殺東隣之牛而後冀非妄之福陛下雖欲爲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其不可一也陛下不視昔者有道之君至德之后曷不卑宮室惡飲食恭己以遂萬物之性哉陛下今違神享者之心竭人疲困之力如是又何從而致其福哉此又不可二也又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今此獨爲則宗廟之靈將等以親疎校以厚薄陛下又何以言哉此又不可三也又大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

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陛下又何以爲詞哉此
又不可四也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
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此愚智之所同知矣今湫竭已
久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絜薦奠爲去龍之穴破生人之
産人且怨矣神何歆哉此又不可五也其道君三皇五帝則兩京
及所都之處皆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饗祀國有彝典官有常
禮蓋無闕失何勞神役靈此又不可六也臣稽先王之典禮觀前
聖之軌躅休咎豐凶災祥禍福必生帝王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此
又不可七也臣伏察此數頃知其由蓋以道士李國禎等動衆則
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
天聽踰越險阻負荷粢盛以日繫年無時而息曾不謂神功力空
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胥怨災孽並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原情
定罪非殺而何臣昨受命之時親承聖旨務存安緝許逐權宜誠
願沉鄠縣之巫安流弊之俗其所興兩祠土木之功丹青之役三

六之祭灑掃之戶謹明宣言並以權宜停訖人吏百姓等知陛下以從善爲心嫉惡爲務蠲除不急剗革煩苛昔喧呼於庭抃躍於路所衢粮糗無不樂輸臣伏以國禎等並交結中貴夜蠹成性臣雖忘身許國不懼讒構終恐賄及豪右復爲姦惡其國禎等見據狀推勘如獲贓狀伏望許臣徹收便充當縣郵館本用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爲大地建立祖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犧女媧等既先各有宮廟望請並於本所依禮齋祭上從之

李泌字長源其先遼東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國司徒何弼之六代孫今居京兆吳房令承休之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尤工於詩以王佐自負張九齡韋虛心張廷珪皆器重之泌操尚不羈恥隨常格仕進天寶中自嵩高山上書論當世務玄宗召見令待詔翰林仍東宮供奉楊國忠忌其才辯奏泌嘗爲感遇詩諷刺時政詔於蘄春郡安置乃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天寶末祿

山構難肅宗北巡至靈武即位遣使訪召會泌自嵩潁間冒難奔
赴行在至彭原郡謁見陳古今成敗之機甚稱旨延致卧內動皆
顧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解褐拜銀青光禄大夫
俾掌樞務至於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權逾宰相仍判
元帥廣平王軍司馬事肅宗每謂曰卿當上皇天寶中為朕師友
下判廣平王行軍朕父子三人資卿道義其見重如此尋為中書
令崔圓倖臣李輔國害其能將有不利於泌泌懼乞遊衡山優詔
許之給以三品禄俸遂隱衡岳絕粒棲神數年代宗即位召為翰
林學士頗承恩遇及元載輔政惡其異己因江南道觀察都團練
使魏少遊奏求參佐稱泌有才拜檢校秘書少監充江南西道判
官幸其出也尋改為檢校郎中依前判官元載誅乃馳傳入謁上
見悅之又為宰相常袞所忌出為楚州刺史及謝恩具陳戀闕上
素重之留京數月會澧州刺史闕袞盛陳泌理行以荊南凋瘵遂
輟泌理之詔曰荊南都會奧在澧陽俾人歸厚惟賢是牧以泌文

可以化成風俗政可以全活惸嫠爰命須條期乎共理無薄淮陽之守勉思渤海之功可檢校御史中丞充澧朗硤團練使重其禮而遣之無幾改杭州刺史以理稱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貞元元年除陝州長史充陝虢都防禦觀察使二年六月泌奏虢州盧氏山冶近出瑟瑟請充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中土所無今產於近甸實爲靈貺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常思返朴之風用明躬儉之節其出瑟瑟之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就加泌檢校禮部尚書時陳許戍邊卒三千自京西逃歸至州境泌潛師險隘左右攻擊盡誅之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崇文館學士修國史初張延賞大減官員人情咨怨泌請復之以從人欲因是奏罷兼試額內占闕等官加百官俸料隨閑劇加置手力課上從之人人以爲便而竇參旁奏遂改易使同品之內月俸多少累等泌又奏請罷拾遺補闕上雖不從亦不授人故諫司唯韓皐歸登而已泌仍命收其署食錢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故時戲云韓諫

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如是者三年至貞元五年以前東
都防禦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韋綬爲左補闕監察御史梁肅
右補闕既復置人心忻然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郜國公主交通
外人上疑其有他連坐貶黜者數人皇儲亦危泌百端奏說上意
方解泌頗有讜直之風而談神仙詭道或云甞與赤松子王喬安
期羨門遊處故爲代所輕雖詭道求容不爲時君所重德宗初即
位尤惡巫祝怪誕之士初肅宗重陰陽祠祝之說用妖人王璵爲
宰相或命巫媼乘驛行郡縣以爲厭勝凡有所興造功役動牽禁
忌而黎幹用左道位至尹京甞內集衆工編刺珠繡爲御衣既成
而焚之以爲禳禬且無虛月德宗在中宮頗知其事即位之後罷
集僧於內道場除巫祝之祀有司言宣政內廊壞請修繕而太卜
云孟冬爲魁罡不利穿築請卜他月帝曰春秋之義啓塞從時何
魁罡之有卒命修之又代宗山陵靈駕發引上號送于承天門見
轀輬不當道稍指午未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

敢當道上號泣曰安有枉靈駕焉而謀身利卒命直午而行及建中末寇戎内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説上稍以時日禁忌爲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爲愜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況輩輕薄之流動爲朝士戲侮頗貽譏誚年六十八薨贈太子太傅賻禮有加泌放曠敢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倖忌嫉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有文集二十卷子繁少聰警有才名無行義泌爲相嘗引薦夏縣處士北平陽城爲諫議大夫城道直既遇知己深德之及泌殁戶部尚書裴延齡巧佞奉上德宗信任竊弄威權舉朝側目城中正之士尤忿嫉之一日盡疏其過惡欲密論奏以繁故人子爲可親信遂示其疏草兼請繁繕寫繁既寫悉能記之其夕乃徑詣延齡具述其事延齡聞之即時請對盡以城章中欲論事件二先自解及城疏入德宗以爲妄不之省泌與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友善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潤色繁亦自有學術肅待之

甚厚因許師事日執其門及肅卒綮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駭積年委棄後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除河南府士曹掾以其鑿言悟異常泌之故人爲宰相左右援拯後得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罷隨州刺史歸京師久不承恩韋處厚入相厚待之寶曆二年六月敬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詔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與綮等三人抗浮圖道士講論九月除大理少卿復加弘文館學士時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宰臣不得已出爲亳州刺史州境嘗有群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政擒捕不獲綮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時議責綮以不先啓聞廉使涉於擅興之罪朝廷遣監察御史舒元輿按問元輿素與綮有隙復以初官銳於生事乃盡反其獄辭以爲綮濫殺無辜狀奏勅於京兆府賜死時人寃之其後元輿被禍人以爲有報應焉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爲人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入官於朝

顧況者蘇州人能爲歌詩性詼諧雖王公之貴與之交者必戲侮之然以嘲誚能文人多狎之柳渾輔政以校書郎徵復遇李泌繼入自謂已知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方遷著作郎況心不樂求歸於吳而班列群官咸有侮玩之目皆惡嫉之及泌卒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爲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有文集二十卷其贈柳宜城辭句率多戲劇文體皆此類也子非熊登進士第累佐使府亦有詩名于時

崔造字玄宰博陵安平人少涉學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引爲賓僚累至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及晏遭楊炎庾準誣奏伏誅造累貶信州長史朱泚之逆造爲建州刺史聞難作馳檄隣州請齊舉義兵遂調發所部得二千人德宗聞而嘉之及收京師詔徵造至藍田以舅源休明逆伏誅上疏請罪不敢即赴闕上以爲知禮優詔慰勉拜吏部郎中給事中貞

元二年正月與中書舍人齊映各守本官同平章事時京畿兵亂之後仍歲蝗旱府無儲積德宗以造敢言爲能立事故不次登用造久從事江外嫉錢穀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兩稅錢物委本道觀察使本州刺史選官典部送上都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並停其度支鹽鐵委尚書省本司判其尚書省六職令宰臣分判乃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等事戶部侍郎吉中孚判度支及諸道兩稅事宰臣齊映判兵部承旨及雜事宰臣李勉判刑部宰臣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歲饑浙江東西道入運米每年七十五萬石今更令兩稅折納米一百萬石委兩浙節度使韓滉運送一百萬石至東渭橋其淮南豪壽旨米洪潭屯米委淮南節度使杜亞運送二十萬石至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依舊置巡院勾當河陰見在米及諸道先付度支巡院般運在路錢物委度支依前勾當其未離本道者分付觀察使發遣仍委中書門下年終類例諸道課最聞奏造與元琇

素厚罷使之後以鹽鐵之任委之而韓滉方司轉運朝廷仰給其漕發滉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復以滉爲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元琇以滉性剛難制乃復奏江淮轉運其江南米自江至揚子凡十八里請滉主之揚子已北琇主之滉聞之怒掎摭琇鹽鐵司事論奏德宗不獲已罷琇判使轉尚書右丞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物議亦以造所奏雖舉舊典然凶荒之歲難爲集事乃罷造知政事守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司戶造初奏太鋭及琇改官憂懼成疾數月不能視事明年九月卒年五十一

關播字務元衞州汲人也天寶末舉進士鄧景山爲淮南節度使辟爲從事累授衞佐評事遷右補闕善言物理尤精釋氏之學大曆中神策軍使王駕鶴妻關氏以播與同宗深遇之元載惡其交往出爲河南府兵曹攝職數縣皆有政能陳少遊領浙東淮南又辟爲判官歷檢校金部員外攝滁州刺史李靈曜阻兵跋扈於梁

汴少遊自總兵鎮汴上所在盜賊蜂起播調閬州兵令其守備又
爲政清淨簡惠既無盜賊人甚安之楊綰常袞知政事薦播爲都
官員外郎德宗登極湖南山洞中有王國良者聚衆爲盜令播往
宣撫之臨行召對於別殿上問政理之要播奏云爲政之本須求
有道賢人乃可得理上謂播云朕下詔求賢良當躬親閱試亦遣
使臣黜陟廣加搜訪聞薦擢其能者用之冀以傳理播奏曰下詔
求賢黜陟舉薦唯得求名文詞之士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
乎上悅其言謂播曰卿且使去迴日當與卿論政事播又奏曰臣
今奉詔招撫國良不受命臣請便宣恩命語隣境速出兵翦除上
曰卿言深合朕意使迴改兵部員外遷河中少尹建中初張鎰爲
河中少尹鎰尋入相二年七月遷播給事中舊例諸司甲庫皆是
胥吏掌知爲弊頗久播始建議並以士人知之至今稱當轉刑部
侍郎奉迎皇太后副使盧杞以播柔緩冀其易制驟稱薦之尋遷
吏部侍郎轉刑部尚書知刪定奏上元中詔擇古今名將十人於

武成王廟配享如文宣王廟之儀播以太公古稱大賢今其下稱亞聖於義不安又孔子十哲皆是當時弟子今所擇名將年代不同於義既乖於事又失臣請刪去名將配享之儀及十哲之稱從之建中三年十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時政事決在盧杞播但斂袵取容而已乏於知人之鑒好大言虛誕者播必悅而親信之有李元平陶公達張懇劉承誡皆言談詭妄誇大可立功名亦有微材薄藝播累奏云元平等皆可將相也請閱試用之上以爲然以元平爲補闕會淮西節度李希烈叛亂上以汝州要鎮令選擇刺史播薦元平爲汝州刺史尋加檢校吏部郎中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旬日爲希烈所擒汝州陷賊中外哂之由是公達等未尅任用播與盧杞等從駕幸奉天既而盧杞白志貞等並貶黜播尚知政事中外囂然以爲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尚書大臣韋倫等泣於朝曰宰相不能謀猷翊贊以至今日而尚爲尚書可痛心也貞元

四年迴紇請和親以咸安公主出降可汗令播以本官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持節充送咸安公主及冊可汗奉使往來皆清儉謹慎蕃人悅之使迴遷兵部尚書固辭疾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播致仕之後減去僮僕車騎閉關守靜不縈外事士君子重之貞元十三年正月卒時年七十九廢朝一日贈太子太保

李元平者宗室子始爲湖南觀察使蕭復判官試大理評事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天下賢士大夫無可其意者以是人多銜怒關播奇重之許以將帥時希烈反叛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刺史韋光裔懦弱不任職播乃盛稱元平特召見超左補闕不數日擢爲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既至部募工徒繕理郛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板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僞將李克誠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汙地希烈見其無鬚眇小戲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

耶偽署為御史中丞播聞元平得用仍欺於人曰李生功業濟矣言必能覆希烈而建功也居無何希烈用為宰相或告其有二者乃斷一指以自誓希烈既死或有人言在賊中微有謀慮貸死流於珍州會赦得歸剡中浙東觀察使皇甫政表聞其到以發上怒復流賀州而死

史臣曰蒸嘗礿祀前王制以奉先怪力亂神宣聖鄙而不語凡云左道固有舊章瑱假於鬼神乃至將相既處代天之位爰滋亂政之源國禎妖人疑衆妄恢其祀典梁鎮正士抗疏方悟其上心泌見可進而知難退足爲高率智辯之士居相位而談鬼道乃見狂妄浮薄之蹤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寧無畏乎繁之醜行棄於當時音陷非辜諒由素履造爲臣得禮莅事非能播居位取容舉人敗事皆非國器咸歷台司失人者亡國其危矣

贊曰瑱泌造播俱非相材國禎左道梁生直哉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

左從政郎紹興府録事參軍徐俊卿校勘

唐書列傳第八十一

劉　昫

李勉　李皐　子象古　道古

李勉字玄卿鄭王元懿曾孫也父擇言爲漢褒相岐四州刺史安德郡公所歷皆以嚴幹聞在漢州張嘉貞爲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性簡貴待管內刺史禮隔而引擇言同榻坐談政理時人榮之勉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宗於虛玄以近屬陪位累授開封尉時昇平日久且汴州水陸所湊邑居庬雜號爲難理勉與聯尉盧成軌等並有擒姦擿伏之名至德初從至靈武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也遷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餘詔並處斬囚有仰天歎者勉過問之對曰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乃哀之上言曰元惡未殄遺黠汙者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

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克復西京累歷清要四
遷至河南少尹累爲河東節度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
行軍司馬尋遷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
王晬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爲權倖所誣勉
詢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一不辜乎即停詔
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勉竟爲執政所非追入爲大理少卿
謁見面陳王晬無罪政事條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乃除太
常少卿王晬後以推擇拜大理評事龍門令終有能名時稱知人
肅宗將大用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己勉不爲之屈竟
爲所抑出歷汾州虢州刺史改京兆尹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
都畿觀察使尋兼河南尹明年罷尹以中丞歸西臺又除江西觀
察使賊帥陳莊連陷江西州縣偏將呂太一武日昇相繼背叛勉
與諸道力戰悉攻平之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爲木偶人署勉名位
瘞于其隴或以告曰爲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大曆二年來朝拜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政尚簡肅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恃寵含威天憲在舌前尹黎幹寫心候事動必求媚每朝恩入監傾府人吏具數百人之饌以待之及勉莅職旬月朝恩入監府吏先期有請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具主禮勉忝京尹軍容儻惠顧府廷豈敢不具蔬饌朝恩聞而銜之因不復至太學勉亦尋受代四年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爲亂前後累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翃併力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十年拜工部尚書及滑亳永平軍節度令狐彰卒遺表舉勉自代因除之在鎮八年以舊德清重不嚴而理東諸侯雖暴驁者亦宗敬之十

一年汴宋留後田神玉卒詔加勉汴州刺史汴宋節度使未行汴
州將李靈曜阻兵北結田承嗣承嗣使姪悅將鋭兵戍之詔勉與
李忠臣馬燧等攻討大破之悅僅以身免靈曜北走勉騎將杜如
江擒之以獻代宗褒賞甚厚既而李忠臣代鎮汴州而勉仍舊鎮
忠臣遇下貪虐明年爲麾下所逐詔復加勉汴宋節度使務理汴
州餘並如故德宗嗣位加檢校吏部尚書尋加平章事建中元年
檢校左僕射充河南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餘如故四年李
希烈反以他盜爲名悉衆來寇汴州勉城守累月救援莫至謂其
將曰希烈凶逆殘酷若與較力必多殺無辜吾不忍也遂潛師潰
圍南奔宋州詔以司徒平章事徵既至朝廷素服請罪優詔復其
位勉引過備位而已無何盧杞自新州員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
事中袁高以杞邪佞蠹政貶未塞責停詔執奏遂授澧州別駕他
月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卿知其狀乎對曰天
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爲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然自

是見疎累表辭位遂罷知政事加太子太保貞元四年卒年七十
二上頗愍悼之册贈太傅賻物有差喪葬官給勉坦率素淡好古
尚奇清廉簡易爲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自制
琴又有巧思及在相位向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而無私積
其在大官禮賢下士終始盡心以名士李巡張參爲判官卒於幕
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酹辭色悽惻論者
美之或曰勉失守梁城亦可貶也議者曰不然當賊烈之始亂其
慓悍陰禍兇焰不可當天方厚其毒而降之罰況勉應變非長援
軍莫至又其時關輔已假擾矣人心已動搖矣以文吏之才當虎狼
之隊其全師奔宋非量力之恥也與其坐受喪敗不猶愈乎
李皐字子蘭曹王明立孫嗣王戢之子少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
軍天寶十一載嗣封授都水使者三遷至秘書少監皆同正多智
數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鄭氏以孝聞上元初京師旱米斗直數
千死者甚多皐度俸不足養亟請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溫州

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皐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言皐曰夫人日一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聞而嘉之荅以優詔就加少府監皐行縣見一媪垂白而泣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鍔宦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時鈞爲殿中侍御史鍔爲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皐曰入則孝出則悌行有餘力然可以學文若二子者豈可備於列位由是皐奏並除名勿齒改處州別駕行州事以良政聞徵至京未召見因上書言理道拜衡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謫官道州知皐事直及爲相復拜衡州初皐爲御史覆訐懼貽太妃竟憂出則素服入則公服言皃如平常太妃竟不知及爲潮州詭詞謂遷至是復位方泣以白且言非疾不敢有聞建中元年遷湖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杲貪殘有將王國良鎮邵州武岡縣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危懼因人所苦遂散財聚衆據縣

以叛諸道同討聯歲不能下皋授命曰乃曰驅疲甿誅反側非所以奉聖朝事遣使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讒嫉救誅死而已將軍遇我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為平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刃殺將軍耶將軍以為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捧書且憂且喜遣使請降亦未必決皋即曰赴縣受降中道有候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變言降是詐也皋曰非爾輩所知遂留麾下兵單騎假稱使者徑入國良壘中國良召使者入皋遂大叫軍中曰有人識曹王否只我是國良何不速降一軍愕眙不敢動適有識者走至傳呼曰是國良匍匐叩頭請罪皋執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備散倉庫給兵士令復農桑有詔赦國良罪賜名惟新建中二年丁母艱奉喪至江陵會梁崇義反乃授起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壽加散騎常侍李希烈反遷江西道節度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至州集將吏而令曰嘗有功未申者別為行有策謀及器能堪佐軍

者別爲行有裨將伊愼李伯潛劉旻皆自占皐察其詞氣驗其有
功悉補大將擢王鍔委之中軍以馬彞許孟容爲賓佐繕甲兵具
戰艦將軍二萬餘初伊愼將江西兵從李希烈平襄州及反懼皐
任之乃陰遣遺之鏁甲又詐爲愼書往復置遺于境上聞即遣中
使斬愼皐表請捨令自効會與賊夾江爲軍中使又至皐乃勉令
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將鋒而先皐率軍繼之責其
有功果大破賊斬首數百級愼方得免罪賊樹堡柵於蔡山皐度
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分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
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皐兵相去直蔡山
三百餘里皐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
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李良又取黃州斬首千餘兵益
振舒王爲元帥加皐前軍兵馬使德宗居奉天淮南節度陳少遊
强取鹽鐵錢其使包佶以財幣泝江次于蘄口時希烈已居汴州
又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蘄黃將絕江道皐遣伊愼將

七千衆禦之遇于永安戎愼列三柵相去纔四里列鼓角中柵少誠至分兵圍之部隊未嚴聲鼓而三柵齊出奮擊不爲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爲京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五百戶上至梁州進獻繼至皐以上蒙塵于外不敢居城府乃於四塞山上游大洲屯軍從近縣爲軍市商貨畢至加工部尚書駕還京師又遣伊愼王鍔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湏水爲固攻之累日不下希烈遣甥劉戎虛將步騎八千來援皐命李伯潛分師迎擊於應山獲戎虛及大將二裨將二十斬首千餘面縛戎虛等之城下乃使人說之賊曰得大將及賓佐一二人爲信當降皐乃使王鍔馬彛縋城而入城中大呼乃出降希烈又遣兵援隨州皐令伊愼擊於厲鄉大破之復平靜白鴈等關希烈懼乃戢兵貞元初拜江陵尹荆南節度等使江漢倚皐爲固未幾李思登以隨州降凡下州四縣十七大小十餘陣未嘗敗衄淮西既平請護喪祔東都上遣中使弔贈父右僕射母曹國太妃葬畢來朝詔還鎮出東都以

拜墓觀者榮之先江陵東北有廢田旁漢古隄二處每夏則溢臯始命塞之廣田五千頃畝得一鍾規江南廢洲為廬舍架江為二橋流人自占二千餘戶自荊至樂鄉凡二百里旅舍鄉聚凡十數大者皆數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飲陂澤臯始命合錢開井以便人初平希烈以吳少誠殺陳仙奇上以襄鄧要阨三年除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割汝隋隸焉練兵積粮市迴鶻馬益騎兵嘗大畋以教士少誠憚之性勤儉知人疾苦設監司能察聽下持將吏短長賞罰必信所至常平物貴則出賣之給將吏稟俸豪家不得擅其利常運心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欹器進入內中每遺人物常自稱量署之官匹帛皆印之絕吏之私初扶風馬彝未知名臯始辟之卒以正直稱漢陽王張柬之有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臯將買之彝斂衽而言曰張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代保之王縱欲之奈何令其子孫自鬻焉臯謝曰主吏失詞為足下羞微足下安得

聞此言以改過遷善知人任下為己任故賓從將佐多至大官貞元八年三月暴卒于位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右僕射賻帛有差謚曰成子象古道古復古象古自衡州刺史為安南都護元和十四年為楊清所殺妻子支黨無噍類焉楊清者代為南方酋豪屬象古貪縱人心不附又惡清之強自驩州刺史召為牙門將鬱鬱不快無何邕管黃家賊叛詔象古發兵數道共討之象古命清領兵三千赴焉清與其子志烈及所親杜士交潛謀迴戈夜襲安南數日城陷象古故及於害朝廷命唐州刺史桂仲武為都護且招諭之赦清以為瓊州刺史仲武至境清不納復約束部署刑戮慘虐人無聊生仲武使人諭其酋豪數月間歸附繼至約兵七千餘人收其城斬清及其子志貞籍沒其家志烈與士交敗保于長州之盤溪尋以所部兵來降道古登進士第遷司門員外郎便佞巧宦早昇朝籍常以酒肴棊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每偽為不勝而厚償之故當時有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歷利隨唐睦四州刺史由

黔中觀察爲鄂岳沔蘄安黃團練觀察使時元和十一年也初以柳公綽在鎮無功議將代之裴度言道古嗣曹王皐之子皐嘗以江漢兵遏希烈之亂威惠至今在人復用其子必能繼美憲宗然之故有此授及赴鎮倍道而行以數騎徑入安州城時公綽殊未意道古至惶駭而出家財多爲所奪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爲虜所殺初李聽守安州未嘗退衂及道古至誣奏聽移去之乃自帥兵出穆陵士卒驕惰賜給多闕其度支供軍錢道古半以奉權倖半以沒己人皆怨怒不肯力戰賊亦易道古以羸兵抵之故道古前後再攻破申州外城而不能拔至李愬入蔡州乃降元和十三年入爲宗正卿道古在鄂州日以貪暴聞懼終得罪乃薦山人柳泌以媚於上後又爲左金吾衛將軍憲宗季年頗信方士銳於服食詔天下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鎛方諛媚固寵道士言柳泌有道術鎛得而進之待詔翰林憲宗服餌過

當暴成狂躁之疾以至棄代穆宗在東宮扼腕於其事及居喪皆竄逐誅之鎛既貶責授道古循州司馬終以服丹藥歐血而卒

史臣曰李勉李皐稟性端莊處身廉絜臨民莅事動有美聲可謂宗臣之英也若夫治軍旅禦寇戎謀必臧戰必勝則又勉不及皐遠矣道古便佞對以事君何父子之不相類也

贊曰我宗之英曰皐與勉才雖不同道豈相遠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一

左從政郎紹興府錄事叅軍徐俊卿校勘

[illegible]

唐書列傳第八十二

劉　昫　等修

李抱玉　李抱真　王虔休

盧從史　李芃　李澄 族弟元素

李抱玉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代居河西善養名馬爲時所稱群從兄弟或徙居京華習文儒與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風抱玉少長西州好騎射常從軍幕沉毅有謀小心忠謹乾元初太尉李光弼引爲偏裨屢建勳績由是知名二年自特進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遷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持節鄭州諸軍事兼鄭州刺史攝御史中丞鄭陳穎亳四州節度時史思明陷洛陽光弼守河陽賊兵鋒方盛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帥周摯領安太清徐黃玉等先次南城將陷之抱玉乃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欺紿

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摯軍退光弼自將于中潬城摯捨南城攻中潬不勝乃整軍將攻北城光弼以兵出戰大敗之回河陽復懷州皆功居第一遷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代宗即位擢爲澤潞節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加領陳鄭二州遷兵部尚書抱玉上言臣貫屬涼州本姓安氏以祿山構禍恥與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賜姓李氏今請割貫屬京兆府長安縣許之因是舉宗並賜國姓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陝諸軍潰卒及村閭亡命相聚爲盜京城南面子午等五谷群盜頗害居人朝廷遣薛景仙領兵爲五谷使招討連月不捷乃詔抱玉兼鳳翔節度使討之抱玉探知賊帥行止之處先分屯諸谷乃設奇潛使輕銳數百南自洋州入攻之賊帥高玉方與諸偷會遽爲銳卒數十人掩擒之因大搜獲偷黨悉斬之餘黨不討自潰旬日內五谷平以功遷司空餘並如故時吐蕃每歲犯境上以岐陽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

山南西道節度使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判梁州事連統三道節制兼領鳳翔潞梁三大府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懇讓司空及山南西道節度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書上嘉其謙讓許之抱玉凡鎮鳳翔十餘年雖無破虜之功而禁暴安人頗爲當時所稱大曆十二年卒上甚悼之輟朝三日贈太保

李抱眞抱玉從父弟也抱玉爲澤潞節度使甚器抱眞任以軍事累授汾州別駕當是時僕固懷恩反于汾州抱眞陷焉乃脫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迴紇所將朔方兵又勁憂甚召見抱眞問狀因奏曰郭子儀領朔方之衆人多思之懷恩欺其衆曰子儀爲朝恩所殺詐而用之今復子儀之位可不戰而克其後懷恩子瑒爲其下所殺懷恩奔遁多如抱眞策因是遷殿中少監居頃之爲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抱眞因中謝言曰臣雖無可取當今百姓勞逸繫在牧守願得一郡以自試上許之改授澤州刺史兼爲澤潞節度副使居二年轉懷州刺史復爲懷澤潞觀察使留後凡八年抱

玉卒抱眞仍領留後抱眞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眞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鄉得成卒二萬前既不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軍步兵冠諸軍無幾復代李承昭爲昭義軍及磁邢節度觀察留後加散騎常侍德宗即位拜檢校工部尚書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支度營田澤潞磁邢觀察使建中三年田悅以魏博反乃悉兵圍邢州及臨洺益急詔河東節度使馬燧及神策兵救之抱眞與燧敗悅兵於雙岡斬悅將楊朝光又擊破悅于臨洺遂解臨洺及邢州之圍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復與燧大破悅於洹水悅以數百騎走歸魏州復與燧圍魏州又敗悅於城下以功加檢校右僕射時悅窘蹙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悅抱眞與燧等退次魏縣上

幸奉天中使告問至諸將皆仰天慟哭李懷光席卷奔命馬燧李
芃各引兵歸鎮朱泚既汙宮闕時李希烈陷大梁李納亦反鄆州
無何上幸梁州李懷光又竊據河中抱眞獨於擾攘傾潰之中以
山東三州外抗群賊內輯軍士群賊深憚之興元初遷檢校左僕
射平章事時朱滔悉幽薊軍借兵迴紇擁衆五萬南向以應泚攻
圍貝州初群賊附於希烈希烈僭僞有臣屬群賊意群心稍離
上自奉天下罪己之詔悉赦群賊抱眞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
武俊合從擊朱滔武俊許之時兩軍尚相疑抱眞乃以數騎徑入
武俊營甘將去也賓客皆止之抱眞遣軍司馬盧玄卿勒軍部分
曰僕今日此舉繫天下安危僕死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
奮勵士馬東向雪僕之恥亦惟子言訖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眞
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貝州此輩皆欲陵駕吾屬足下
既不能自振數賊之上捨九葉天子而北面臣反虜乎乃者聖上
奉天下罪己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

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臥武俊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遂與結為兄弟而別約明日合戰遂擊破朱滔于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貞元初朝于京師居頃之還鎮抱眞沉斷多智計嘗欲招致天下賢儁聞人之善必令持貨幣數千里邀致之至與語無可採者漸退之時天下無事乃大起臺榭穿池沼以自娛晚節又好方士以冀長生有孫季長者為抱眞鍊金丹紿抱眞曰服之當昇僊遂署為賓僚數謂叅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玄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初抱眞久疾好禨祥或令厭勝為巫祝所惑請降官爵以禳除之是年凡七上章讓司空復為檢校左僕射貞元十年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太保賻以布帛米粟有差抱

眞薨之日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喪不發營田副使盧會昌令抱眞從甥元仲經僭與緘謀其明日將吏會集仲經詐爲抱眞令曰吾疾甚不能莅職今令緘掌軍事諸軍善佐之節度副使李說及諸將吏俛首皆曰諾須臾緘盛服而出衆皆拜之緘乃悉府藏頒賞軍士盧會昌仍詐爲抱眞表請以職事付緘翌日又令諸將連奏請緘領軍上巳聞抱眞卒乃遣中使第五守進馳傳覲變且令以軍事屬於大將王延貴守進至潞州緘詐言抱眞疾病請見明日如此者凡三日緘乃出造中使左右皆陳兵甚嚴備中使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薨殁令以兵務屬延貴侍御宜歸發喪行服也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有詔不許緘掌事諸公意如何將吏莫有對者緘懼而退遽以使印及管鑰歸監軍是日乃發喪畢一哭中使召延貴以口詔令視事趣遣緘赴東都元仲經逃于外延貴捕得殺之既歸罪仲經盧會昌得不坐緘初謀亂遣裨將陳榮詐以文書告成德節度使王武俊求假財帛武俊大怒曰吾與汝府公

善者冀恭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巳亡欵詐令其子而不俟朝旨耶何敢告我況有求也乃因陳榮而遣使讓緘焉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也本名延貴少涉獵書簡鄉里閒以信義畏慕之尤好武藝大曆中汝州刺史李深用之爲將久之澤潞節度李抱真聞名厚以財帛招之累授兵馬使押衙建中初抱真統兵馬與諸將征討河北其雙岡水寨營等陣虔休攻戰居多擢爲步軍都虞候累加兼御史中丞大夫賜實封百戶洎抱真卒裨將元仲經等議立抱真子緘軍中擾亂虔休正色言於衆曰軍州是天子軍州將帥闕合待朝命何乃云云妄生異意軍中服從其言由是竟免潰亂朝廷知而嘉之以邕王爲昭義節度觀察大使授虔休潞州左司馬依前兼御史大夫掌留後仍賜名虔休號令安撫軍州大理二歲遷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洺觀察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十五年卒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左僕射賻以布帛米粟虔休性恭勤儉省節用管內州倉庫皆積粮儲

可支軍人數歲又常撰誕聖樂曲以進其表曰臣聞於師夫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音以知聲審樂以知政則理道備矣清明廣大終始周旋與天地同其和與四時合其序豈止於鍾鼓管磬云乎哉臣伏見開元中天長節著于甲令每於是日海縣懽娛稱萬壽之無疆樂一人之有慶故能追堯接舜邁禹踰湯自周已後不能議矣臣竊以陛下降誕之辰未有惟新之曲雖大和已布於六氣而大樂未宣於八音無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闕愚臣不揆頑昧敢思祖述每思歌竊抃忘寢與食久矣適遇有知音者與臣論及樂章探微賾奧窮理盡性臣乃遣造繼天誕聖樂一曲大抵以宮爲調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爲德知五運之居中也凡二十五遍法二十四氣而足成一歲也每遍一十六拍象八元八凱登庸於朝也所冀雲門咸池永傳於律呂空桑孤竹合薦於宮懸不聞怗懘之聲長作中和之樂可使九域之人頓忘於肉味四夷之俗皆播於薰風與唐惟休終古盡善臣不勝懇款屏營之至謹昧死陳獻以聞其所

造譜謹同封進先時有太常樂工劉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
此曲以進今中和樂起此也
盧從史其先自元魏已來冠冕頗盛父虔少孤好學舉進士歷御
史府三院刑部郎中江汝二州刺史秘書監從史少矜力習騎射
遊僤潞軍節度使李長榮用爲大將德宗中歲每命節制必令採
訪本軍爲其所歸者長榮卒從史因軍情且善迎奉中使得授昭
義軍節度使漸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而辯給矯妄從事孔戡
等以言直不從引去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眞卒從
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兵
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號又高其芻粟之價
售於度支諷朝廷求宰相且誣奏諸軍與賊通兵不可進上深患
之護軍中尉吐突承璀將神策兵與之對壘從史往往過其營博
戲從史貪好得承璀出寶帶奇玩以炫燿之時其愛悅而遺焉
從史喜甚日益狎上知其事取裴垍之謀因戒承璀伺其來博捕

語幕下伏壯士突起持捽出帳後縛之內車中馳以赴闕從者驚亂斬十數人餘號令乃定且宣諭密詔追赴闕庭都將烏重胤素懷忠順乃嚴戒其軍衆不敢動會夜使疾驅未明出境道路人莫知元和五年四月制曰邪以蓄衆自致覆車姦以事君所宜用鉞故楚人告變韓信患釋於事先蜀士銜災鍾會禍生於部下況害深楚蜀功匪鍾韓構此厲階布於公議懷私負德合寘於嚴科屈法申恩尚從於寬典前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盧從史擢自裨將居于大藩不思報國之誠毋設徇身之計比丁家禍曾無戚容行棄人倫孝虧天性屬常山稱亂朝制未行固願興師苟求復位剋期效用請以身先指日投誠誓言云獨致示於懷撫推以信誠排衆論以釋其苴麻決中心而授之鈇鉞委以重任命之專征章奏所陳事無違者恩光是貸予何愛焉而乃冒利蓄姦隳命敗度成師既出保敵而交通邪計以行臨戎而向背諸侯盡力而不應遺寇遊魂而是託臣節既喪恩豈念於生成台位干求禮頓虧

於忠敬肆其醜行熾以兇威至於逼脅軍中潛施賊號陵汙麾下
實玷皇風貸以藩身虐而用衆士庶怨而罔恤將校勞而不圖褒
於陶鈞行事至此覩於天地負我何多且幸覆載之仁寧逭神鬼
之責況頃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致動其衆覬生
其心賴劉濟抗忠正之辭使邪豎絕遲迴之計加以偏毀隣境
密疏事情反覆百端高下萬變心無恥愧事至滿盈朕念以始終
務於含貸所期悔過豈謂踰兇而昭義軍忠節夙彰義聲昭著
發其衆怒叶以一心顧大惡而不容幸全軀而自免宜從大戮以
正彝章尚以曾列方隅嘗經任使惜君臣之體抑中外之情俾投
魑魅之鄉以解人神之憤可貶驩州司馬嗚呼斯由事驗自開棄
絕之門禍實己招豈漏恢疏之網凡百多士宜諒朕懷子繼宗等
四人並貶嶺外

李芃字茂初趙郡人也解褐上邽主簿三遷試大理評事攝監察
御史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嚴武爲京兆尹舉爲長安尉李勉爲江

西觀察使署奏秘書郎兼監察御史爲判官永泰初轉兼殿中侍御史時宣饒二州人方清陳莊聚衆據山洞西絶江路劫商旅以爲亂芃乃請於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謀李勉然其計以聞代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焉芃攝行州事無幾乃兼侍御史居無何魏少遊代勉爲使復署奏檢校虞部員外郎賜金紫爲都團練副使頃之攝江州刺史州人便之丁母憂免喪永平軍節度李勉署奏檢校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爲判官尋攝陳州刺史歲中即值李靈耀反於汴州勉署芃兼亳州防禦使練達軍事兵備甚肅又開陳潁運路以通漕輓德宗嗣位授檢校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河陽三城鎮遏使撫勞備至資廩善者必先軍士閒一年爲節度使路嗣恭之副加檢校左庶子河陽三城懷州節度觀察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焉時河南北連大兵詔益以神策攸陝之師芃進收新鄉共城遂圍衞州明年詔與河東節度馬燧等諸軍破田悅於洹水以功加檢校兵

部尚書累封開郡王實封一百戶進圍悅於魏州將符璘以精騎
五百夜降其開營以納之明日歸璘於招討使上居奉天斂軍還
興元初檢校右僕射無何以疾固讓罷歸其將請告謂所親曰今
年夏被蝗旱人主猒兵革然則天下城壘堅厚矣戈鋋銛利矣以
力勝之則有得失其可盡乎除弊之急莫先德化循而理之斯易
致耳方鎮之戴翼時主宜先退讓貪權持祿吾所不取也吾旣疾
病豈能言而不踐乎乃手疏乞罷貞元元年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
贈太子太保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後也居京兆父鎬清江太守以
澄贈工部尚書澄以武藝爲偏將累除試將作監隸於江淮都統
李峘建中初以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隸於永平軍節度使
李勉及勉移理汴州乃奏澄爲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
勉奔歸行在澄遂以城降希烈僞署尚書令兼滑州永平軍節度
使興元元年春澄密令親信人盧融閒道齎表達於奉天上嘉之

乃以帛詔藏於蠟丸中加澄刑部尚書兼汴州刺史汴滑節度觀察使澄秘而未宣乃集州兵嚴加訓習希烈頗疑之乃令養子六百人戍之以虞其變希烈苦攻寧陵邀澄率其衆至石柱澄令縱火焚營而僞遁誘六百人因驚行剽而加其罪果大俘掠悉令斬之以告希烈不能詰焉無幾何希烈遣其將翟暉等寇陳州久之未復是歲十月澄以汴州兵寡度希烈不能制己又會中官薛盈珍持節且至加檢校兵部尚書封武威郡王賜實封五百戸澄乃乘勢力焚賊旌節誓衆歸國及十一月希烈既失澄又聞翟暉大敗由是奔歸蔡州澄遽率衆將復汴州屯於城北門恇怯不敢進及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師至城東門賊將田懷珍開關以納之翌日澄方自北入洽已據子城澄乃舍於浚儀縣兩軍將士日有忿競不自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通欵於澄澄遣其子倩赴之先是河陽軍節度使李芃遣其將雍顒攻鄭州顒所過縱掠液拒之芃固及倩至遂納之顒怒攻液倩以衆助之殺登城者數十人顒方引

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左僕射義成軍鄭滑許等州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賵布帛粟有差仍令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弔祭使所緣喪葬並勒官給澄實以八月癸未終克寧秘之以九月庚寅欲自起視事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克寧陰遣殺之乃墨經而出加卒於城門將為不順劉洽出師屯於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由是克寧不敢發然道路絕商旅者凡十四五日及賈躭代澄克寧護喪將歸乃悉索府中財貨以夜出城軍人從而剽奪及明殆盡澄柩至京師又賜克寧莊一所錢千貫粟麥二千碩澄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疏連稱二封頗為時人所哂

李元素字大朴蒲山公密之孫任侍御史時杜亞為東都留守惡大將令狐運會盜發洛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于北郊亞意其為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為

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爲功上表指
明運爲盜之狀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且審奏請覆之命元素
就決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
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荅亞遂上䟽又誣元素元素還奏言
未畢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上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
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
上乃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其眞賊元素由是爲時器
重遷給事中時美官缺必指元素遷尚書右丞數月鄭滑節度盧
群卒遂命元素兼御史大夫鎮鄭滑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在鎮稱
理元和初徵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難其人至是元素以
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久之竊不得
志見客必白無以其官散相踈也見屬官必先拜脜韋在列大失
人情李錡爲亂江南遂授元素浙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數
月受代入拜國子祭酒尋遷太常卿轉戸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

孤奉長姊友敬加於人及其姊歿沉悲講疾上疏懇辭職從之數月以出妻免官初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慶諸孫性柔弱元素爲郎官時娶之甚禮重及貴溺情僕妾遂薄之且又無子而前妻之子已長無良元素寢疾昏惑聽譖遂出之給與非厚妻族上訴乃詔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懇切披陳云妻王氏禮義殊乖願與離絶初謂素有醜行不能顯言以其大官之家所以令自處置訪聞不曾告報妻族亦無明過可書蓋是中情不和遂至於此脅以王命當日遣歸給送之閒又至單薄不唯王氏受辱實亦朝情悉驚如此理家合當懲責宜停官仍令與王氏錢物通所奏數滿五千貫元和五年卒贈陜州大都督

史臣曰李抱玉李抱眞以武勇之材兼忠義之行有唐之良將也且如農隙教戰人之射數騎入武俊之營非有奇謀孰能如是惜乎服食求仙爲藥所悞王虔休不黨僭命有足可嘉盧從史動多懷姧自貽伊戚尤則老也知足澄則過而改圖元素爲御史時

執德不回居大夫曰其心甚短因緣七出益露醜聲善少惡多又何足算

贊曰抱玉抱眞我朝良將虔休之心亦多可尚史懷姧謀芃將祿謙澄迷却行素貪一縱吾誰與欺豈如忠諒

唐書列傳第八十二

左從政郎紹興府録事參軍徐 俊卿 校勘

劉昫等修

李晟 子愿 愬 聽 憑 憲 恕 惎 怤　王佖

李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為裨將晟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性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鬭頗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雅聞其名召補列將嘗擊疊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宕州連狂羌於罕山皆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同正廣德初鳳翔節度使孫志直署晟總遊兵擊破党項羌高玉等以功授特進試光祿卿轉試太常卿大曆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為右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

種而還吐蕃因解靈州之圍而去拜開府儀同三司無幾兼左金
吾衛大將軍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并惣遊兵無何節度使
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
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留
居宿衛爲右神策都將德宗即位吐蕃寇劒南時節度使崔寧朝
京師三川震恐乃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授太子賓客晟乃踰漏天
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河獲首虜千餘級虜乃引退因留
成都數月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將兵圍臨洺邢州詔以晟
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
眞合兵救臨洺尋加兼御史中丞河東昭義軍攻楊朝光於臨洺
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李奉國擊悅於雙岡悅兵却遂斬朝光
戰於臨洺諸軍皆却晟引兵渡洺水乘冰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
振擊悅大破之三年正月復以諸軍追擊敗悅軍於洹水遂進攻
魏州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無幾兼魏府左司馬時

朱滔王武俊聯兵在深趙怒朝廷賞功薄田悅知其可間遣使求援滔與武俊應之遂以兵圍康日知于趙州李抱貞分兵二千人守邢州馬燧大怒欲班師晟謂燧曰初奉詔進討三帥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州接壤分兵守之誠未為害其精卒銳將皆在於此令公遽自引去奈王事何燧釋然謝晟燧乃自造抱貞壘與之交歡如初王武俊攻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之圍欲引兵赴定州與張孝忠合勢欲圖范陽德宗壯之加晟御史大夫俾禁軍將軍莫仁擢趙光銑杜季泚皆隸焉晟自魏州引軍而北徑趨趙州武俊聞之解圍而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兵合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於清苑決水以灌之田悅王武俊皆遣兵來救戰於白樓賊犯義武軍稍却晟引步騎擊破之晟所乘馬連中流矢踰月城中益急滔武俊大懼乃悉收魏博之衆而來復圍晟軍晟內圍景濟外與滔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焉軍吏合謀乃以馬輿輿還定州賊不敢逼晟疾間復將進師會

京城變起德宗在奉天詔晟赴難晟承詔泣下即日欲赴關輔義
武軍閒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爲輕重不欲晟去數謀沮止晟軍晟
謂將吏曰天子播越於外人臣當百舍一息死而後已張義武欲
沮吾行吾當以愛子爲質選良馬以啗其意乃留子憑以爲婚義
武軍有大將爲孝忠委信者謁晟晟乃解玉帶以遺之因曰吾欲
西行願以爲別陳赴難之意受帶者果德晟乃諫孝忠勿止晟晟
得引軍踰飛狐師次代州詔加晟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
使實封二百戶晟軍令嚴肅所過樵採無犯自河中由蒲津而軍
渭北壁東渭橋以逼泚時劉德信將子弟軍救襄城敗於扈澗聞
難率餘軍先次渭南與晟合軍軍無統一晟不能制德信因入晟
軍乃數其罪斬之晟以數騎馳入德信軍撫勞其衆無敢動者旣
併德信軍軍益振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亦自河北赴難軍於咸
陽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己功乃奏請與晟兵合乃詔晟移軍合
懷光軍晟奉詔引軍至陳濤斜軍壘未成賊兵遽至晟乃出陣

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宫苑攻之未必剋今離其窟穴敢出索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立功乃曰吾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詎可戰耶不如畜銳養威俟時而舉晟知其意遂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陰有異志遷延不進晟因人說懷光曰寇賊竊據京邑天子出居近甸兵柄廟略屬在明公公宜觀兵速進晟願以所部得奉嚴令爲公前驅雖死不悔懷光益拒之晟兵軍於朔方軍北每晟與懷光同至城下懷光軍輒虜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所犯懷光軍惡其獨善乃分所獲與之晟軍不敢受久之懷光將謀沮晟軍計未有所出時神策軍以舊例給賜厚於諸軍懷光奏曰賊寇未平軍中給賜咸宜均一今神策獨厚諸軍皆以爲言臣無以止之惟陛下裁處懷光計欲因是令晟自署侵削己軍以撓

破之德宗憂之欲以諸軍同神策則財賦不給無可奈何乃遣翰林學士陸贄往懷光軍宣諭仍令懷光與晟參議所宜以聞贄晟俱會於懷光軍懷光言曰軍士稟賜不均何以令戰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弛張號令皆得專之晟當將一軍唯公所指以効死命至於增損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無以難晟又不欲侵刻神策軍發自於己乃止懷光屯咸陽堅壁八十餘日不肯出軍德宗憂之屢降中使促以收復之期懷光託以卒疲更請休息以伺其便然陰與朱泚交通其迹漸露晟懼爲所併乃密疏請移軍東渭橋以分賊勢上初未之許晟以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所備蜀漢之路不可壅也請以裨將趙光銑爲洋州刺史唐良臣爲利州刺史晟子壻張彧爲劍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初納之未果行無何吐蕃請以兵佐誅泚上欲親總六師移幸咸陽以促諸軍進討懷光聞之大駭疑上奪其軍謀亂益急時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將陽惠元及晟並與懷光聯營晟以事迫會有

中使過晟軍晟乃宣令云奉詔徙屯渭橋乃結陣而行至渭橋不數日懷光果劫建徽惠元而併其兵建徽遁免惠元爲懷光所害是日車駕幸梁州時變生蒼卒百官扈從者十二三駱谷道路險阻儲供無素從官乏食上歎曰早從李晟之言三蜀可坐致也晟大將張少弘自行在傳口詔授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安衆心晟拜哭授命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爲天下本若皆執羈靮誰復京師乃浚城隍繕兵甲以圖收復晟以孤軍獨當彊寇恐爲二賊之所併乃卑詞厚幣僞致誠於懷光外示推崇内爲之備時芻粟未集乃令檢校戶部郎中張彧假京兆少尹擇官吏以賦渭北畿縣不旬日芻粮皆足晟乃大陳三軍令之曰國家多難亂逆繼興屬車駕西幸關中無主予代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時不能誅滅兇渠以取富貴非人豪也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尾吾與公等勠力勤王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我乎三軍無不泣下曰唯公所使晟亦歔欷流涕是時朱泚

盜據京城懷光圖爲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虎視於河南希烈鴟張於汴鄭晟内無貲財外無轉輸以孤軍而抗劇賊而鋭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於人心故英豪歸向戴休顔率奉天之衆韓游瓌治邠寧之師駱元光以華州之兵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之旅屯七盤皆禀晟節度晟軍大振懷光以休顔游瓌從晟益懼晟又致書於懷光諭以禍福令破賊迎鑾以掩前過懷光卒不悟軍衆漸多離散糗粮且竭虜剽無所得懼爲晟所襲二月懷光自三原富平東抵奉天所至焚掠乃自馮翊入據河中懷光將孟涉段威勇者本神策將惡懷光之不臣既至富平結陣於軍中外向大呼而去懷光不能制涉威勇以數千人歸晟乃陳兵受涉等降辛乃奏授涉檢校工部尚書威勇兼御史大夫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内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以臣計之破賊必矣帝意始安是月渾瑊步將上官望自間道懷詔書加晟檢校右僕射兼河中尹河

中晉絳慈隰節度使益實封三百戶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晟承詔泝涕時帝欲移幸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梁漢繫億兆之心圖翦滅之勢若規小捨大作都岷峨即人心失望武士謀臣無所施矣四月有詔加晟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府司錄李劬仲自京城來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至晟以京兆少尹張彧爲副使鄭雲逵爲行軍司馬李劬仲爲節度判官俾同主軍畫又請以懷光舊將唐良臣保潼關以河中節度授之戴休顏守奉天請以鄜坊節度授之上皆從之渭橋舊有粟十餘萬斛度支先饋懷光軍欲盡晟又奏曰近畿雖乘兵亂猶可賦斂儻寇賊未滅宿兵曠時人廢耕桑又無儲蓄非防微制勝之術也上納之晟乃於畿甸率聚征賦吏民樂輸守禦益固由是軍不乏食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壻詒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聞晟曰爾敢與賊爲間遽命

斬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亦同勞苦每以大義奮
激士心卒無離叛者會將吏數輩自賊中逃來言泚衆携離可滅
之狀士心益奮先是賊將姚令言及僞中丞崔宣咸使諜覘我軍爲
邏騎所得拘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誡之曰爾報崔宣善爲賊
守諸人勉力自固勿不忠於賊也五月三日晟引軍抵通化門耀武
而還賊不敢出晨集將佐圖兵所向諸將曰先拔外城旣有市里
然後北淸宮闕晟曰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狹閒以居人若賊設伏
格鬭百姓囂潰非計也且賊重兵堅甲皆在苑中若自苑擊其心
腹彼將圖走不暇如此則宮闕保安市不易肆計之上也諸將曰善
乃移書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剋期進軍於城下其月二十五日夜晟
自東渭橋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以薄京城晟臨高指麾令設
壕柵以候賊軍俄而賊衆大至賊驍將張庭芝李希倩逼柵求戰
晟謂諸將曰吾恐賊不出今冒死而來天贊我也勒吳詵康英俊
史萬頃孟涉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遣

李演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譟演力戰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
再戰又敗之殭屍蔽地餘衆走入白華夜聞慟哭之聲翌日將復
出師諸將請待西軍至則左右夾攻晟曰賊旣傷敗須乘勝撲滅
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耶如待西軍恐失機便二十八日晟大集
諸將駱元光尚可孤兵馬使吳詵王佖都虞候邢君牙李演史萬
頃神策將孟涉康英俊華州將郭審金權文成商州將彭元俊等
號令誓師畢陳兵於光泰門外乃使王佖李演率騎軍史萬頃領
步卒直抵苑墻神麚村晟先是夜使人開苑墻二百餘步至是賊
已樹木柵之賊倚柵拒戰晟叱軍士曰安得縱賊如此當先斬公
等萬頃懼先登拔柵而入王佖騎軍繼進賊即奔潰獲賊將段誠
諫大軍分道並入鼓譟雷動姚令言張庭芝李希倩猶力捍官軍
晟令決勝軍使唐良臣兵馬使趙光銑楊萬榮孟日華等步騎齊
進賊軍陣成而屢北戰十餘合乘勝驅蹙至于白華忽有賊騎千
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

之驍潰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張庭芝尚有衆萬人相率遁走晟遣田子奇追之其餘凶黨相率來降是日晟軍入京城勒兵屯於含元殿前晟舍於右金吾仗仍號令諸軍曰晟實不武上憑睿筭下賴士心幸得殲厥凶渠肅清宮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也晟與公等各有家室離別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晚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攝長安令陳元衆攝萬年令韋上伋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伷取賊馬二匹晟皆立斬之莫敢忤視士庶無不感悅咸歔欷流涕遠坊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二十九日令孟涉屯於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自屯於安國寺是日斬賊將李希倩等八人徇于市六月四日晟破賊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群臣無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李晟虔奉聖謨蕩滌凶醜然古之樹勳力復都邑者往往

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已來未之有也上曰天生李晟爲社稷萬人不爲朕也百官拜賀而退是日晟斬僞相李忠臣張光晟蔣鎮喬琳洪經綸崔宣等又表守臣節不屈于賊者程鎮之劉迺蔣沇趙曄薛岌等晟初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耶至是謂叅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準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叅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尋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一千戶晟綜理以備百司令大將吳詵將兵三千至寶鷄清道晟又請至鳳翔迎扈不許七月十三日德宗至自興元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兵扈從晟與駱元光尚可孤以其兵奉迎時元從禁軍及山南隴州鳳翔之衆步騎凡十餘萬旌旗連亘數十里傾城士庶夾道歡呼晟以戎服謁見于三橋上駐馬勞之晟再拜稽

首初賀元惡殄滅宗廟再清宮闈咸肅抃舞感涕跪而言曰臣忝
備爪牙之任不能早誅妖逆致鑾輿再遷及師於城隅累月方殄
賊寇皆臣庸懦不任職之責敢請死罪伏於路左上為之掩涕命
給事中齊映宣旨令左右起晟於馬前是月御殿大赦贈晟父欽
太子太保母王氏贈代國夫人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
之林園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帳酒饌賜教坊樂具鼓吹
迎導宰臣節將送之京師以為榮觀上思晟勳力製紀功碑俾皇
太子書之刊石立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
晟晟以涇州倚邊屢害戎帥數為亂階乃上書請理不用命者兼
備耕以積粟攘却西蕃上皆從之詔以晟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
度使仍充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
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初帝在奉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鎰立小將
李楚琳至是楚琳在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
京師方安反側不許八月晟至鳳翔理殺張鎰之罪斬王斌等十

餘人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別將田希鑒方屬播遷不遑討伐以涇帥授之至是晟奏曰近者中原兵禍皆起涇州且其地逼西戎易爲反覆希鑒兇徒將校驕逆若不懲革終爲後患從之晟至鳳翔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坐執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石奇等三十餘人具事以聞上曰涇州亂逆梟數非晟莫能理之還鎮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爲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晟常曰河隴之陷也豈吐蕃力取之皆因將帥貪暴種落携貳人不得耕稼展轉東徙自棄之耳且土無絲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以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息曩於坐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目榮羡息曩蕃相尚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之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三人必爲我憂乃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既和即請盟復因盟以虜瑊因以賣燧貞元二年九月吐蕃用尚結贊之計乃大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

且曰召我來何不以牛酒犒勞徐乃引去持是間晟也是役也晟先令衙將王佖選銳兵三千設伏於汧陽誡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佖必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晟節度果遇結贊及出奮擊賊皆披靡佖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十月晟出師襲吐蕃摧沙堡拔之斬其堡使扈屈律悉蒙等自是結贊數遣使乞和十二月晟朝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給晟命將擊之上方厭兵疑將帥生事邀功會滉卒張延賞秉政與晟有隙屢於上前間晟言不可久令典兵延賞欲用劉玄佐李抱真委以西北邊事俾立功以壓晟德宗竟納延賞之言罷晟兵柄三年三月冊拜晟爲太尉中書令奉朝請而已其年閏五月渾瑊與尚結贊同盟於平凉果爲蕃兵所劫瑊單馬僅免將吏皆陷六月罷河東節度使馬燧爲司徒盡中尚結贊之謀晟既罷兵權朝謁之外罕所過從有通王府長

史丁瓊者亦爲張延賞所排心懷怨望乃求見晟言事且曰太尉功業至大猶罷兵權自古功高無有保全者國家儻有變故瓊願備左右䘏免三穴盡草圖之晟怒曰爾安得不祥之言遽執瓊以聞四年三月詔爲晟立五廟以晟高祖芝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澤州刺史祖思恭贈幽州大都督廟成官給牲牢祭器牀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五年九月晟與侍中馬燧見於延英殿上嘉其勳力詔曰昔我列祖乘乾坤之盪滌掃隋季之荒屯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之臣左右經綸叅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乂用端命于上帝付俾四方宇宙既清日月既貞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斯閣懋昭績効式表儀形一以不忘于朝夕一以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貞元已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宏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爲代生苟藴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桓

彥範等著其主戴之績在玄宗則劉幽求等申翼奉之勳在肅宗則郭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社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謂旌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在予曷其敢怠有司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于壁焉庶播嘉庸式昭于下俾後來者尚揖清顏知元勳之不朽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於門左初晟在鳳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眞忠臣也僕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搢紳儒者之事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爲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擇耳叔度慙而退故晟爲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沉默未嘗泄於所親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勞某能其事雖厮養小善必記主名尤惡下爲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於天性嘗有恩者厚報之初譚元澄爲

嵐州刺史嘗有惡於晟後坐貶於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詔贈元
澄寧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撫待勤至皆爲成就官學人皆義之理
家以嚴稱諸子雖非晨昏不得謁見言不及公事視王氏甥如己
子嘗正歲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曰爾有家況姑在堂婦當
奉酒醴供饋以待賓客遂不視而遣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貞元
九年八月薨時年六十七上震悼出涕廢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
弔命京兆尹李充監護喪事官給葬具賵賻加等比大斂上手書
致意送柩前曰皇帝遣宮闈令第五守進致言於故太尉中書令
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曰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天陰陽之粹氣實
山岳之降靈弘濟患難保佑王室掃蕩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
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匡時定亂實賴元勳洎領上台克諧中外
計謨帝道叶贊皇猷常竭嘉言以匡不逮情所親重義無間然方
期與國同休永爲邦翰比嬰疾恙雖歷旬時日冀痊除重期相見
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徵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

肱天不憖遺痛惜何極嗚呼大厦方構旋失棟梁巨川未濟遽亡舟檝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感切卿一門胤嗣朕必終始保持況愿恕等弟兄承卿教訓朕之志義豈忘平生縱卿不言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卻未見朕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冀知朕誠志無以表念發言涕零是用躬述數行貴寫所懷得盡臨紙遣使不能飾詞魂而有知當體朕意册贈太師謚曰忠武晟薨後城鹽州復鹽池上賜宰臣新鹽慨然思晟乃令致鹽於靈座又時遣中使至晟第存撫諸子教戒備至聞愿等有一善上喜形於色終始無與晟比元和四年詔曰夫能定社稷濟生人存不朽之名垂可久之業者必報以殊常之寵待以親比之恩與國無窮時惟茂典故奉天定難功臣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西平郡王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贈太師李晟間代英賢自天忠義邁濟時之宏筭抱經武之長材貫以至誠協于一德嘗遭屯難之際實著戡定之功鯨鯢既殲宮廟斯復眷茲勳伐則旣褒崇永言大步之東載懷邦

傑之力思加崇於往烈爰協比於後昆睦以宗親將子厚意其家冝令編附屬籍晟配饗德宗廟庭晟十五子侗伷偕無祿早世次愿聰揔愻憑恕憲愬懿聽惎愳聰揔官卑而卒而愿愬聽最知名

愿幼謙謹寡過晟立大勳諸子猶無官宰相奏陳德宗即日召愿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舊制勳至上柱國賜門戟即令賜愿乃與父並列棨戟於門九年丁父憂十一年服闋德宗召見愿等於延英憫然久之曰朕在宮中常念卿等追懷勳德何日忘之又聞卿等居喪得禮朕甚嘉之各賜衣一襲絹三千匹愿依前授太子賓客兄弟同日拜官者九人尋轉左衞大將軍元和元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兼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威令簡肅甚得綏懷之術客有亡馬者以狀告愿愿以狀牓於路懸金以購之不三日所亡馬繫之牓下仍置書一緘曰馬逸及群不時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匹贖罪幷亡馬謹納於路愿付客亡馬而縱其良馬境內嚴肅多如此類轉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到鎮

以青鄆不恭奉命討伐居城下邑捷奏屢聞無何有疾以其弟愬代爲徐帥入爲刑部尚書疾愈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然自是頗怠於爲理無復素志聲色之外全不介懷長慶二年二月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先是張弘靖爲汴帥以厚賞安士心及愿至帑藏已竭而愿恣其奢侈門内數百口仰給官司不恤軍政賞賚不及弘靖時而以威刑馭下又令妻弟竇瑗將親兵瑗亦驕傲黷貨以是群情聚怨是歲七月四日夜牙將李臣則薛志忠秦鄰等三人宿直突入竇瑗帳中斬瑗首以徇愿聞有變與左右數人露髮而走登子城北樓懸縋而下水由竇而出比曉行十數里遇野人驅驢奪而乘之得至鄭州愿妻竇氏死於亂兵之手子三人匿而獲免僕妾爲軍士所俘城中大掠三日乃立其牙將李介爲留後以邀旄鉞月餘方誅之愿坐貶隨州刺史朝庭念晟之勳終不加罪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四年六月復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河

中之政亦如岐梁加以愿結託權幸厚行賂遺賦入隨盡軍府蕭然賴遽疾終不爾蒲人必有更變寶應元年六月卒贈司徒

愬以父蔭起家授太常寺協律郎遷衞尉少卿愬早喪所出保養於晉國夫人王氏及卒晟以本非正室令服緦號哭不忍晟感之因許服縗既練丁父憂愬與仲弟憲廬于墓側德宗不許詔令歸第居一宿徒跣復往上知不可奪遂許終制服闋授右庶子轉少府監左庶子出爲坊晉二州刺史以理行殊異加金紫光祿大夫復爲庶子累遷至太子詹事宮苑閑廄使愬有籌略善騎射元和十一年用兵討蔡州吳元濟七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又命袁滋爲帥滋亦無功愬抗表自陳願於軍前自効宰相李逢吉亦以愬才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隨唐鄧節度使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或以不肅爲言愬曰賊方安袁尚書之寛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乃紿告三軍曰天子知愬柔而忍恥故令撫養爾輩戰者非吾

事也軍衆信而樂之愬又散其優樂未嘗宴樂士卒傷夷者親自撫之賊以嘗敗高袁二帥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憚者不甚增其備愬沉勇長筭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由是完繕器械陰計戎事嘗獲賊將丁士良召入與語辭氣不撓愬異之因釋其縛署爲捉生將士良感之乃曰賊將吳秀琳擁衆數千不可遽破者用陳光洽之謀也士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愬從之果擒光洽十二月吳秀琳以文成柵兵三千降愬乃徑從之新興柵遂以秀琳之衆攻吳房縣收其外城初將攻吳房軍吏曰往亡日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爲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勝捷而歸賊以驍騎五百追愬愬下馬據胡床令衆悉力赴戰射殺賊將孫忠憲乃退或勸愬遂拔吳房愬曰取之則合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以分其力初吳秀琳之降愬單騎至柵下與之語親釋其縛署爲衙將秀琳感恩期於効報謂愬曰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某無能爲也

祐者賊之驍將有膽畧守興橋柵常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召其將史用誠誡之曰今祐以衆穫麥於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旁林中又使搖旆於前示將焚麥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逐爾以輕騎搏之必獲祐用誠等如其料果擒祐而還官軍常苦祐皆請殺之愬不聽解縛而客禮之愬乘閒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降將也本名憲愬致之軍中多諫愬愬益寵祐始募敢死者三十人以爲突將愬自教習之愬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七月不止溝塍潰溢不可出師軍吏咸以不殺祐爲言簡牘日至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天意不欲平此賊何爾一身見奪於衆口愬又慮諸軍先以謗聞則不能全祐乃械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殺祐則無以成功者比祐至京詔釋以還愬乃署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略無猜間又改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有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陳許節度使李

光顏勇冠諸軍賊悉以精卒抗光顏由是愬乘其無備十日將襲蔡州其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爲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止至賊境曰張柴砦盡殺其戍卒令軍士少息繕羈靮甲冑發刃彀弓復建旆而出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逕險夷張柴已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爲投身不測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不聽促令進軍皆爲必不生還然已從愬之令無敢爲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東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墉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登其門留擊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

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衣耳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得至於此遂驅率左右乘子城拒捍田進誠以兵環而攻之愬計元濟猶望董重質來救乃令訪重質家安卹之使其家人持書召重質重質單騎而歸愬白衣泥首愬以客禮待之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乃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及諸鎮兵尚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其為元濟執事帳下廚廄之間者皆復其職使之不疑乃屯兵鞠場以待裴度翌日度至愬具櫜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迎謁衆皆聳觀明日愬軍還於文城柵十一月詔以愬檢校尚書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隨唐復郢均房等州觀察等使上柱國封涼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一子五品正員憲宗有意復隴右故地元和十三年五月授愬鳳翔隴右節度使仍詔路由闕下

愬未發屬李師道再叛詔田弘正義成宣武等軍討之乃移愬爲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代其兄愿兄弟交換歧徐三鎮旬日間再踐父兄之任愬至徐方理兵有方略時蔡將董重質貶春州司戶愬上表請恕重質賜之堪於軍前驅使即詔徵還送武寧軍愬乃署爲牙將愬破賊金鄉凡十一戰擒賊將五十俘斬萬計淄青平將有事燕趙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愬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使仍賜興寧里第十月王承宗卒魏博田弘正移任鎮州愬至潞州四月遷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使長慶元年幽鎮復亂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聖化者由田公故也天子以其仁而愛人使理鎮冀且田公出於魏撫師七年一旦鎮人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爲無人也若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慟哭又以王帶寶劍與牛元翼遣使謂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此劍平蔡寇今鎮人叛逆公以此翦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劍及

帶令於軍中報之曰願以衆從竭其死力方有制置會疾作不能治軍人違紀律功遂無成朝廷以田布代之除太子少保歸東都是年十月卒於洛陽時年四十九穆宗聞之震悼贈賻加等贈太尉始晟剋復京城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復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勳雖昆仲皆領兵符而功業不侔於愬近代無以比倫加以行己有常儉不違禮弟兄席父勳寵率以僕馬第宅相矜唯愬六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院而已晚歲忽於取士辟請不得其人至使吏緣爲姦軍政不肅物論稍減惜哉

聽七歲以蔭授太常寺協律郎常入公署吏胥小之不爲致敬聽令鞭之見血父晟奇之後隨吐突承璀討王承宗爲神策行營兵馬使時昭義盧從史持兩端無心討賊承璀用聽計擒從史以獻轉左驍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出爲安州刺史隨鄂岳觀察使柳公綽討吳元濟軍中動靜悉用聽謀軍聲遂振元和中討李師道聽爲楚州刺史統淮南之師鄆人素易淮軍聽潛訓練出其不意趨

海州據險要破沭陽兵降朐山戍懷仁東海兩城望風乞降山東
平元和十四年五月以功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夏綏銀
宥節度使十五年六月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境内
有光禄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開决舊渠溉田千
餘頃至今賴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初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
宗在東宫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
幽鎮不廷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謂宰
臣曰李聽為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長慶二年二月授檢
校兵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四年七月轉
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大和二年討李同捷時魏博行營將于
志沼潜結滄鎮擅迴戈攻其帥史憲誠詔聽帥師援之大破其叛
卒志沼奔鎮州為王庭湊所殺聽遂凱旋以功封涼國公授一子五
品官王廷湊再違朝旨詔聽以全師屯貝州路由魏州史憲誠懼
聽見襲衷甲郊迎候吏密白聽乃令兵士匣刃櫜弓休於野外魏

人遂安後憲誠欲入覲竭其府庫魏人怨之殺憲誠衙軍立其大將何進滔詔聽兼領魏博節度使將兵北渡魏人不納聽乘城拒守乃屯兵館陶魏兵遽襲聽不爲備其軍大敗無復部伍晝夜奔走僅而獲免喪師過半輜車兵仗並皆委棄御史中丞溫造殿中侍御史崔蠡彈之曰臣聞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莫能建大中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昨者資其承藉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總二萬虎貔之旅位極寵榮兼兩藩節制之權心無報効況陛下授以神筭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克日先定而聽擁旄觀望按甲遷延熒惑人心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亂衆肆其姦兇失六郡於垂成固危巢於已覆委貝州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淺口而疾驅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忝苞羞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將戰而兵力不支表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尚在或親當矢石

或躬歷艱危勢屈賊鋒音申朝典未曾貸法必震皇威今李聽罪
狀夙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猶示含弘不
寘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請付法上不之罪罷兵柄
爲太子少師聽頗賂遺權幸以爲援居無何復檢校司徒起爲邠
寧節度使邠州衙廳相傳不利葺修以至隳壞聽曰帥臣釁凶門
而出豈有拘于巫祝而隳公署耶遂命葺之卒無變異大和六年
轉武寧軍節度使時聽有蒼頭爲徐州將不欲聽至聽先使親吏
慰勞徐人爲蒼頭所殺聽不敢進固以疾辭用爲太子太保七年
出守鳳翔時人榮之九年改陳許節度未至鎮復除太子太保分
司開成元年出爲河中尹河中晉慈隰節度使四年以疾求代除
太子太保是歲十月卒時年六十一贈司徒聽十領節旌所不至
者三鎮莅官苛細好將迎遺賂故急於聚斂窮極侈欲位至一品
音終牖下非西平之遺德焉能及此乎
憲晟第五子晟十子憲愬最仁孝及長好儒術以禮法修整起家

太原府參軍醴泉縣尉于頔鎮襄陽辟爲從事時吳少誠據淮西獨憚頔之威當時咸以憲謀畫致之元和八年田弘正以魏博奉朝言辟憲爲從事授衛州刺史遷絳州所至以理行稱入爲宗正少卿遷光禄卿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降迴鶻命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使命憲副之使還獻入蕃道里記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出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大和二年轉嶺南節度使憲雖勳伐之家然累歷事任皆以吏能擢用所履官秩政績流聞性本明恕尤精律學屢詳決寃獄活無罪者數百人以能入官官無敗事士君子多之大和三年八月卒時年五十六憑累歷諸衛大將軍恕太子洗馬並以蔭授官累遷至少卿監甚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沉湎酒色恣爲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迴鶻錢壹萬餘貫不償爲迴鶻所訴文宗怒貶甚爲定州司法參軍

王佖晟之甥雄武善騎射自晟河西河北出師佖無役不從朱泚之亂晟攻賊於光泰門賊鋒尚勁佖與兵馬使李演踰苑墻血戰

敗賊前鋒諸軍方振論功爲神策將吐蕃之寇涇原以伏卒擊尚結賛幾獲由是深爲吐蕃所畏晟視以恩寵與愿愬不殊給與過之晟既爲張延賞媒孽罷兵權亦不用以爲將帥入爲左衛上將軍元和中愿愬兄弟在方鎮以檢校工部尚書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於河壖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至是蕃人知以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併役成橋仍築月城團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邊上至今爲恨長慶三年四月卒

史臣曰西平器偉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帥之風見義能勇聽受不疑忠於事君長於應變誠一代之賢將也觀恒山之役立談釋二帥之憾涇師之亂號哭赴奉天之危可不爲忠義乎對白華之進軍知平涼之必詐沮星變之議移渭橋之軍可不爲應變乎解帶結孝忠之心請婚釋延賞之怨嫉惡有楚琳之請懲亂行希鑒之誅可不爲明於決斷乎而德宗皇帝聽斷不明無

人君之量俾功臣困讒慝之口姧人秉衡石之權丁璵之言誠堪
太息雖齗齗刻渭橋之石區區賜煙閣之銘亦何心哉作善遺慶
諸子俱才元和平賊之功聽愬居其半父子昆弟皆以功名始終
道家所忌之談李氏以善勝矣
贊曰桓桓太師義勇天資運鍾禍亂力拯顛危愬事章武誅蔡
平齊凌煙畫圖父子爲宜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三

左從政郎紹興府録事參軍徐　俊卿　校勘

唐書列傳第八十四

劉　昫　纂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馬燧　燧子暢　燧兄炫　渾瑊　瑊子鎬　鐬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其先自右扶風徙焉祖珉官至左玉鈐衛倉曹父季龍嘗舉明孫吳倜儻善兵法官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略軍使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爲一儒哉燧姿度魁異長六尺二寸沉勇多智畧該涉群書尤善兵法安祿山反俾光祿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負恩首亂雖陷洛城必當夷滅公盍建不代之功誅其逆將向潤客牛廷玠拔其根柢祿山西不能入關則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循雖善之計不時決事洩祿山果遣韓朝陽來召循朝陽至范陽與循語陰伏壯士以弓弦縊殺之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遇匿之踰月間行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郡賈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

署奏趙城尉是時迴紇大軍還國恃復東都之功偪強恣睢所過或
虜掠廩粟供餽小不如意恣行殺害抱玉具供辦府介皆憚不敢行
燧自贊請主郵驛比迴紇至則先賂其渠帥與明要約迴紇乃授燧旗
幟為識犯令者命燧戮之燧取死囚給左右廝役小違令輒殺之迴紇相
顧失色虜涉其境無敢暴掠抱玉益奇之燧因說抱玉曰屬者與迴
紇言燧得其情今僕固懷恩恃功樹黨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
分授疆土皆出於懷恩其子瑒佻勇不義以燧度之將必窺太原西
山以為亂公宜深備之無何懷恩果與太原都將李竭誠通謀將取
太原其帥辛雲京覺之斬竭誠固城自守懷恩遣其子瑒率兵圍之
初迴紇北歸遣其將安恪石常庭將兵數百及誘募附麗者復數千
人以守河陽東都所虜掠重貨悉積河陽是時懷恩遣薛嵩自相衛
餽粮以絕河津抱玉令燧詣薛嵩說之嵩乃絕懷恩從順署奏左武
衛兵曹歷太子通事舍人遷著作郎營田判官無幾遷秘書少監兼
殿中侍御史為節度判官承務郎遷鄭州刺史燧乃勸課農畝揔其

戶籍歲一稅之州人以爲便大曆四年改懷州刺史乘亂兵之後其
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
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穭穀人頗賴之抱玉移鎮鳳翔以汧
陽被邊署奏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
峻山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
以塞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會抱玉入覲與燧俱行久之
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水陸運使大曆十
年河陽三城兵亂逐鎮將常休明以燧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
河陽三城使十一年五月汴州大將李靈耀反因據州城絕運路以
邀節制代宗務姑息人因授靈耀汴宋等八州節度留後靈耀不受
命乃潛結魏博田承嗣乃遣兄子悅將兵援靈耀破永平軍將劉洽
詔燧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合軍討靈耀忠臣懼賊焚廬舍西走燧
勸其還兵請爲前鋒擊破田悅進逼汴州忠臣行汴南燧引軍行汴
北又敗靈耀將張清於西梁固靈耀選銳兵八千號爲餓狼軍燧獨

引軍擊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寇諸軍承嗣又遣悅將兵二萬救靈耀破永平軍將杜如江署曹州又敗李正已遊軍擊走劉洽長孫全緒等軍乘勝去汴州一舍方陣而進忠臣會宋州淮南浙西兵與戰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四千人爲奇兵擊破之田悅匹馬遁去靈耀知悅敗明日以百騎夜走汴州悉降燧讓功於忠臣忠臣素暴戾燧不欲入汴城乃引軍退舍於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大曆十四年六月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留後尋爲節度使太原承前政鮑防百井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爲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塲以習戰陣教其進退坐作之勢建中二年六月朝于京師加檢校兵部尚書令還太原初田悅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詐効誠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

之其年悅果與淄青恒冀通謀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洺築重城絕其內外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洺將張伾皆堅守不拔昭義軍告急乃詔燧將步騎二萬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洺燧軍出嚠口兵未過險乃遣持書喻悅且示之好悅謂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鄲悅遣使至燧皆斬之以徇遣兵擊破其支軍射殺其將成炫之悅自攻臨洺遣大將楊朝光將兵萬人於臨洺南雙岡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進軍營於二柵之中其夜東柵走歸悅明日燧進軍營明山取其棄柵以置輜重悅謂將吏曰朝光堅柵不下萬人假令燧等盡銳攻之比數日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此必拔臨洺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軍攻朝光田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騎兵合神策軍於雙岡禦之令曰令悅得過當斬爾自良等擊却悅燧乃令推火車以焚其柵斬朝光及大將盧子昌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至

臨洺田悅悉軍復戰燧自將銳兵振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決死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生虜九百人得穀三十萬斛器甲稱是悅收敗兵夜遁邢州圍亦解以功加右僕射先戰燧揩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其私財以須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財尋加魏博招討使三年正月田悅求救於淄青恒冀李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救悅李惟岳亦遣兵三千赴援悅收合散卒二萬餘人壁于洹水淄青軍其東恒冀軍其西首尾相應燧率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河陽兵詔河陽節度使李芃將兵會之軍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爲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鏁鏁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粮少悅深壁不戰欲老燧軍燧令諸軍持十日粮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抱真與李芃問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

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并引軍合於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雞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陣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申令無動命前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爲陣燧出陣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河東軍既勝諸軍還鬭合擊又大破之追洹水悅軍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餘級殺大將孫晉卿安墨啜生獲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紀淄青軍殆盡死者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敗卒千餘人走魏州至門州將李長春閉門不納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納悅悅既入殺長春嬰城自守數日李再春

以博州降悅兄昂以洺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遣符璘李瑶將五百騎送淄青兵還鎮璘瑶因來降燧魏州先引御河入南流燧令塞其領口河流絶城中益恐悅乃遣許士則侯臧徒步間行說朱滔王武俊借兵求救時王武俊已殺李惟岳傳首京師授武俊恒冀觀察都防禦使時武俊同列張孝忠已爲易定節度使武俊獨爲防禦使又割趙深二州爲一鎮以康日知爲觀察使甚爲怨望且素輕孝忠恥名在下時朱滔討李惟岳拔深州求隷幽州不得亦怨望由是滔武俊同謀救悅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陣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五月加燧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月朱滔王武俊聯兵五萬來救悅至于城下諸帥議退兵燧固不可德宗遣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軍步騎萬五千人赴燧是月晦懷光亦至懷光勇而無謀軍至之日未休息堅請與滔等戰王師不利悅等決水灌燧等軍燧兵屈粮少七日燧與諸軍退次魏縣是月詔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貝四州節度觀察招討等使田悅朱滔王武俊軍亦至魏

縣與官軍隔河對壘十一月三盜於魏縣軍中遞相推奬王號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遣使於李納納稱齊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爲天下兵馬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僞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而名目頗有妖僻者然未敢僞稱年號而五盜合從圖傾社稷兩河鼎沸寇盜橫行燧等雖志在勤王竟莫能戡難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帝幸奉天燧引軍還太原議者云燧若乗田悅洹水之敗併力攻之時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與抱眞不和遷延於擊賊乃致三盜連結至今爲梗職燧之由燧至太原遣行軍司馬王權將兵五千赴奉天又遣男彙及大將之子與俱來壁於中渭橋及帝幸梁州權彙領兵還鎭燧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面平易受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有警急乃引晉水架汾而注城之東潴以爲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爲池沼樹柳以固隄尋兼保寧軍節度使興元元年正月加檢校司徒封北平郡王七月德宗還京加燧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節度并管

內諸軍行營副元帥令與侍中渾瑊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同討河中初李懷光據河中燧遣使招諭之懷光妹壻要廷珍守晉州裨將毛朝敭守隰州鄭抗守慈州皆相次降燧初王武俊自魏縣還鎮雖去僞號而攻圍趙州不解康日知窘蹙欲棄趙州燧奏曰可詔武俊與抱眞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請改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又加燧晉慈隰節度使燧乃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常上嘉而許之燧乃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九月十五日燧帥步騎三萬次于絳州分兵收夏縣略稷山攻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燧以兵攻絳州十月拔其外城其夜僞刺史王克同與大將達奚小進棄城走降其衆四千人又遣大將李自良谷秀分兵畧定聞喜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縣降其將辛兟及兵五千人谷秀以犯令虜士女斬之以徇貞元元年軍次寶鼎敗賊騎兵於陶城前鋒將李顗追擊之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餘級獲馬伍百匹是歲天下蝗旱物

價騰踊軍乏糧餉而京師言事多請捨懷光上意未決燧以懷光逆節尤甚河中密邇京邑反覆不可保信捨之無以示天下慮上爲左右所惑且兵事尚密六月燧乃捨軍以數百騎朝于京師比召見燧曰臣雖不武得芻糧支一月足以平河中上許之七月燧因朝京師乃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于長春宮懷光將徐廷光以兵六千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曠日持久所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憚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拜燧乃喻之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建大勳四十餘年功伐最高柰何棄祖父之勳力背君上爲族滅之計耶從吾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籬堡守將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廷光東道既絕乃率衆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輩復得爲王人矣渾瑊謂是

服燧私謂參佐曰予嘗謂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但驚怯累敗田悅今觀其行兵料敵吾不迨遠矣八月燧移軍於焦籬堡其夜賊太原堡守將吳冏棄堡而遁其下皆降燧率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陣於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城降其守兵猶一萬六千人斬賊將閻晏孟寶張清吳冏等七人以徇爲懷光脅虜者皆捨之燧自朝京師還行營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詔書褒美遷光祿大夫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宴賜畢還太原是行也德宗賜燧宸扆台衡二銘序曰朕每覽上古之書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鑒誡或諷以詠歌煥乎典謨百代是式有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迨也頃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多所規諫聊爲君臣箴用荅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因請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既非工義又非備垂諸來裔良所恧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歟宸扆銘曰天生蒸人性命元淳嗜欲交馳利害紛無主乃

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云云目不備覩耳難徧聞覩之聞之矧又非眞事失其源道遠莫親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維何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從爾欲罔載爾僞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無求備事多揔集衆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爲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爲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辯理惟精逆耳咈心必嘉乃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奸諛全度忠貞先人立言爲代作程諤諤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亾曷云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祗畏馭朽爲戒納隍爲志神將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爲家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構遠奇伎淫巧放珍禽怪獸敬之愼之天命可祐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已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爲靡不三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亦隨慢易厥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厲階斯起垂旒蔽聰黈纊塞耳含弘光大是

亦爲美覆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丕圖寇戎荐興德化未孚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物情仰稽典謨作誡斯言寘于坐隅台衡銘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弼爲衡爲鈞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獻替木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之盛時惟陶唐乃聞疇咨僉曰明颺洎乎有虞二八騰芳爰逮伊尹相于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行謀無不臧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既興蕭曹亦彰烈烈我祖膺期而昌剗滅羣兇砥平四方惟衛及英啓闢封疆曰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魏徵忠謇昂昂偉茲衆材爲棟爲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廢興繫于時主主之得失資于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爲方伯入作申甫絕維載張闕衮斯補惟德是倚惟才是求人不易知德亦難周傅説板築夷吾射鈎任之不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鄙何讎追惟哲主必賴良弼矧予不德暗於理術師

旅繁起政刑多失蕭兹艱屯夙夜祗慄翊我戴我實惟勳賢內熙庶績外揔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壓境巨艦濟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顛于嘉爾誠爾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耻自昔格言愼終如始功藏鼎彝道冠圖史無俾伊傅克專厥美作鑒勒銘永世是紀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帝爲題額其崇寵如此二年冬吐蕃大將尚結贊陷鹽夏二州各留兵守之結贊大軍屯於鳴沙自冬及春羊馬多死粮餉不繼德宗以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令與華帥駱元光邠帥韓遊瓌及鳳翔諸鎮之師會於河西進討燧出師次石州結贊聞之懼遣使請和仍約盟會上皆不許又遣其大將論頰熱厚禮卑辭申情於燧請和燧頻表論奏上堅不許三年正月燧軍還太原四月燧與論頰熱俱入朝燧盛言蕃情可保請許其盟上然之燧既入朝結贊遽自鳴沙還蕃是歲閏五月十五日侍中渾瑊與蕃相尚結贊盟于平凉爲蕃軍所刼狼狽僅免陷將吏六十餘員由燧之謬謀也坐是奪兵權六月以燧守司徒兼侍中北平王如故仍賜

妓樂奉朝請而已五年九月燧與太尉李晟召見于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勳力皆圖形凌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七月燧對於延英初上以燧足疾不令朝謁是日燧以冬首入朝勑許不拜而坐時太尉晟初薨帝謂燧曰常時卿與太尉晟同來今獨見卿不覺悲慟上歔欷久之燧既退足疾仆於地上親掖起之送及於陛燧頓首泣謝累上表乞骸陳讓侍中優詔不許貞元十一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先是司天頻奏熒惑太白犯太微上將間一月而燧薨廢朝四日詔京兆尹韓皐監護喪事嗣吳王獻爲弔祭贈賵使冊贈大尉謚曰莊武

史臣曰燧雄勇強力常先計後戰又善誓師將戰親自號令士無不慷慨感動戰皆決死未嘗折北謀得兵勝冠於一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取納蕃帥之僞款而保其必盟平凉之會大臣幾陷關畿搖動此謂才有餘而心不至議者惜而恨之

子彙暢暢以父蔭累遷至鴻臚少卿留京師建中三年燧討田悅於山東時歲旱京師括率商戶人心甚搖鳳翔留鎮幽州兵多離散入

南山為盜殿中丞李雲端與其黨袁封單超俊李誠信與信等與暢善因飲食聚會言時事將危暢乃遣家人溫靖與父書具陳利害可班師還鎮燧怒執靖具奏其狀令兄炫執暢請罪德宗以燧方討賊不竟其事誅雲端等十一人勑炫就第杖暢三十上於是罷括率之令燧貲貨甲天下燧既卒暢承舊業屢為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申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初為韋妻所訴析其產中貴又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悋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暢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子繼祖以祖廕四歲為太子舍人累遷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卒

馬炫字弱翁燧之仲兄少以儒學聞於時隱居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太原辟為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歷侍御史常參謀議光弼甚重之奏授比部刑部郎中田神功鎮汴州奏授節度判官檢校兵部郎中轉連州刺史徵拜吏部郎中又出為閬州刺

史入爲大理少卿建中初爲潤州刺史黜陟使柳載以清白聞徵拜太子右庶子遷左散騎常侍弟燧爲司徒以親比拜刑部侍郎以疾辭改兵部尚書致仕貞元七年卒時年七十九

渾瑊臯蘭州人也本鐵勒九姓部落之渾部也高祖大俟利發渾阿貪支貞觀中爲臯蘭州刺史曾祖元慶祖大壽父釋之皆代爲臯蘭都督大壽開元初歷左領衛中郎將太子僕同正釋之少有武藝從朔方軍積戰功於邊上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於靈武年四十九瑊本名日進年十餘歲即善騎射隨父戰伐破賀魯部下石堡城收龍駒島勇冠諸軍累授折衝果毅後節度使安思順遣瑊提偏師深入葛祿部經狐媚磧略特羅斯山大破阿布思部又與諸軍城永清柵天安軍遷中郎將安祿山構逆瑊從李光弼出師河北定諸郡邑賊將有李立節者素稱驍勇與瑊格鬭臨陣斬之遷右驍衛將軍既而肅宗即位於靈武瑊統兵赴行在至天德遇蕃軍入寇瑊擊敗之從郭子儀收兩京討安慶緒

破賊於新鄉改檢校太僕卿充武鋒軍使又從僕固懷恩討史朝義前後數十戰朝義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賜實封二百戶及懷恩謀亂令子瑒與瑊率軍圍榆次朔方將殺瑒瑊率所部歸郭子儀會瑊父釋之戰死又起復本官爲朔方行營左廂兵馬使從子儀討吐蕃於邠州以功加御史中丞軍還盛秋於邠會吐蕃大入寇至奉天瑊拒戰於莫谷大破蕃軍以功加太子賓客復屯於奉天華州周智光反子儀奉詔討之令瑊領馬步萬人攻下同州智光平詔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軍子儀領之子儀令瑊先率兵至邠州使於宜祿縣防秋歲餘加兼御史大夫大曆七年吐蕃大寇邊瑊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兵大破蕃賊於黃菩原自是每年常戍於長武城臨盛秋十一年領邠州刺史其年吐蕃入寇慶州方渠懷安等鎮瑊擊却之十二年子儀入朝令瑊知邠寧慶三州兵馬留後十三年廻紇侵太原破鮑防軍北歸頗爲邊患以瑊爲石嶺關已南諸軍都知兵馬使率兵掎角逐之虜騎引退其年八月加檢校工部尚書單于副都護

振武軍使十四年郭子儀拜太尉號尚父分所管内別置三節度以瑊兼單于大都護充振武軍東受降城鎭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等軍州事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管内支度營田等使其年復以崔寧爲朔方節度使領子儀舊管徵瑊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兼左街使建中四年李希烈遣間諜詐爲瑊書與希烈交通瑊奏其狀上特保證之仍賜瑊馬一匹并鞍轡錦綵二百匹時以普王爲荆襄等道兵馬元帥討李希烈大開府幕以瑊檢校戶部尚書御史大夫充中軍都虞候會涇師亂德宗幸奉天後三日瑊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乃署爲行在都虞候檢校兵部尚書京畿渭北節度觀察使居數日邠寧節度使韓遊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統兵三千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朱泚會諜報泚已出兵帝遽令追遊瓌兵纔至奉天賊軍果至遊瓌等戰于城東王師不利遂乘勝奔突將入官軍與賊隔門相持自卯至午殺傷頗甚門内有草車數乘瑊令推車塞門焚之以外禦兵乘火力戰賊方解去然重圍已合賊大修攻具以僧法堅爲匠師

毀佛寺房宇以爲梯櫓是月賊自丁未至辛未四面攻城晝夜矢石
不絶珹隨機應敵僅能自固十一月靈武節度使杜希全鹽州刺史
戴休顏夏州刺史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難將至上議其所向宰相盧
杞白志貞以漠谷路爲便珹曰漠谷險隘必爲賊所邀若取乾陵北
過附使城守固而行便取城東北鷄子堆下與城中掎角相應且分
賊勢朱泚必不更於陵寢往來杞曰漠谷路近若慮逆賊邀擊即出
兵應接若取乾陵路恐驚陵寢珹曰今朱泚圍城斬伐柏城以夜繼
晝驚動已多今城中危急佇望救軍唯希全等率先赴難安危是賴
所繫非輕制置不宜差跌但令希全等於鷄子堆下營固守善地賊
泚可以計破也盧杞等曰陛下以順討逆不可自驚陵寢白志貞從
而賛之上從杞議希全等進至漠谷果爲賊軍邀擊奪據水口乘高
以大弩巨石左右夾擊殺傷頗甚城中出兵應援亦爲賊挫銳而退
希全等各歸還本鎮賊攻城逾急壕塹圍之旬日復偏攻東北角矢
石亂入晝夜如雨城中死傷者甚衆重圍救絶芻粟俱盡城中伺賊

休息輒遣人城外捃拾樵採以進御人心危蹙上與瑊對泣賊泚北據乾陵下瞰城內身衣黃衣蔽以翟扇前後左右皆朱紫閹官宴賜拜舞紛紜旁午城中動息賊俯窺之慢辭戲侮以為破在漏刻之頃時令騎將環城招公卿士庶責以不識天命十五日賊造雲橋成闊數十丈以巨輪為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上召瑊勉諭之令齎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仍謂瑊曰朕便與卿別更不用對來縱有急切令馬承倩在卿處但令附奏瑊俯伏嗚咽上亦悲慟不自勝撫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爇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

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瑊但感激
誠厲之以飢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
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進須臾風廻焰轉雲橋焚
爲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瑊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
霑沫格鬬不已初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是日上先授瑊二子官餘授
將校有差賊又別造雲橋周以重鐵方就而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自
魏縣行營赴難先遣兵馬使張韶入奏韶至奉天與賊填塹者相雜
臨城忽大呼謂城上曰我李懷光使也懷光自河北領大軍至矣即
繩引而登城中得懷光表歡聲振動賊衆不之測乃令昇韶巡於城
上翌日懷光大軍次醴泉是夜賊解圍而去興元元年正月以瑊爲
行在都知兵馬使二月賜實封五百戶是月德宗移幸山南時懷光
叛逆二賊連結寇盜縱橫瑊分布諸軍以爲翼衛纔入谷口而懷光
追騎遽至瑊令侯仲莊以後軍擊敗之三月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靈州都督靈鹽豐夏等州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等

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兼永平軍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上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是月瑊將諸軍赴京畿賊將韓旻張廷芝宋歸朝等拒我師於武功瑊與吐蕃將論莽羅之衆大破賊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瑊便赴奉天應接李晟抗京城西面五月李晟自東渭橋抵京城攻賊瑊亦與韓遊瓌戴休顏西面諸軍會合晟破賊之日瑊亦進收咸陽尋聞朱泚姚令言奔敗命諸軍分道邀擊其衆離潰相率來降選勁騎三千急追泚至涇州賊將誅泚傳首來獻六月加瑊侍中論收京城之功加實封李晟一千戶瑊八百戶韓遊瓌戴休顏四百戶駱元光尚可孤五百戶七月德宗還宮以瑊守本官兼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仍充河中同陝虢節度及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咸寧郡王九月賜瑊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入第之日宰臣節將送之一如李晟入第之儀以李懷光未平又加朔方行營兵馬副元帥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會兵進討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以功加檢校司空與一子五品正員官是冬望皇帝親郊昊

天上帝瑊入朝陪祀畢還鎮河中三年吐蕃入寇至鳳翔爲李晟邀擊之又襲破其摧沙堡吐蕃深恨之尚結贊入寇陷我鹽夏二州以兵守之欲長驅犯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陰計圖之乃卑詞遜禮告馬燧請重立盟誓則蕃軍引去德宗不許馬燧自入朝言之上乃令崔翰入蕃報結贊言還我鹽夏則許同盟結贊謂翰曰清水之會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輕𠍹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時須請預盟翰約盟于清水且先歸我鹽夏二州結贊曰清水非吉地請會盟於原州土梨樹又請盟畢歸二州翰歸備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土梨樹地多險恐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坦平且近涇州就之爲便乃定盟於平涼川初結贊請李觀杜希全預盟欲執之徑犯京師詔報之曰杜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今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五月瑊自咸陽入朝詔授平涼盟會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司勳郎中鄭叔矩爲判官瑊統兵二

萬又詔華州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閏月十五日瑊與結贊
會平涼初約以兵三千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各遣遊
軍相覘伺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軍之中
瑊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為遊軍纔至壇所為蕃軍所執結贊又謂瑊
曰請侍中已下具衣冠劍珮瑊與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次坦
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通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
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而不傷會瑊將辛榮以數百人據北
阜與賊血戰追騎方止瑊僅得免辛榮兵盡矢窮力屈而降宋鳳朝
瑊判官鄭弇為追兵所殺崔漢衡中官俱文珍劉延李清朝漢衡判
官鄭叔矩瑊判官路泌袁同直大將軍扶餘準馬寧神策將孟日華
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弇等六十餘人皆陷于賊尚結贊至原州列
坐帳中召陷蕃將吏讓之因怒瑊曰武功之捷吐蕃之力許以涇州
靈州相報竟食其言負我深矣舉國同怨本劫是盟志在擒瑊吾已
為金枷待瑊將獻贊普既已失之虛致君等何為乃放俱文珍馬寧

馬弇歸朝七月瑊自奉天入朝素服待罪詔釋之而後見俄而吐蕃入寇京畿瑊鎭奉天十月還河中四年七月加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二月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諸使副元帥如故十五年十二月二日薨於鎭廢朝五日羣臣於延英奉慰詔贈太師謚曰忠武賻絹布四千匹米粟三千碩及喪車將至又爲廢朝應緣喪事所司準式支給命京兆尹監護葬日賜絹五百匹瑊忠勤謹愼功高不伐在藩方歲時貢奉必躬親閱視每有頒錫雖居遠地如在帝前位極將相無忘謙抑物論方之金日磾故深爲德宗委信猜間不能入君子多之

子鍊鎬鐬

鎬瑊第二子性謙謹多與士大夫遊歷延唐二州刺史軍政吏職有可稱者及元和中諸道出師討王承宗屬義武軍節度使任迪簡病不能軍以鎬藉父威名足以鎭定乃以鎬檢校右散騎常侍充義武軍節度副使九月六日加檢校工部尚書代迪簡爲節度使鎬治兵練卒頗有威望然不能覩釁養銳以期必勝鎭定相去九十里元和

十一年冬鎬率全師壓賊境而軍距賊壘三十里鎬謀慮不周但耀兵鋒無所控制賊乃分兵潛入定州界焚燒驅掠鎬怒進攻賊壘交鋒而敗師徒殆喪其半餘衆還定州亂不可遏朝廷乃除陳楚代之楚聞亂馳入定州鎬爲亂兵所刼以至倮露楚旣整戢於亂兵處率歛衣服還鎬方得歸朝坐貶韶州刺史後代州刺史韓重華奏收得鎬供軍錢絹十餘萬貫匹再貶循州刺史歲餘卒鐬瑊第三子以父蔭起家爲諸衛參軍歷諸衛將軍元和初出爲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坐贓貶袁州司戶憲宗思咸寧之勳比例從輕五年徵爲袁王傅復賜金紫遷殿中監開成初宰相擬壽州刺史文宗曰鐬勳臣子弟豈可委以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與之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與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鐬常歷名郡有政能乃從之三年入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知街事歷諸衛大將軍卒

史臣曰馬司徒之方畧渾咸寧之忠藎各奮節義爲時名臣然元城之師失策於田悅平涼之會幾陷於吐蕃此亦術有所不至也緬思

建中之亂四海波騰賊泚竊發之辰宗祀不絶如綫茍非忠臣致命化危爲安則李氏之宗社傾矣

賛曰北平之勲排難解紛咸寧蹈義感慨臣君再隆基構克沴昏氛廻天捧日實頼將軍

唐傳列傳卷第八十四

[illegible]

唐書列傳第八十五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盧杞　杞子元輔　白志貞

裴延齡　韋渠牟

李齊運　李實

韋執誼　王叔文　王伾附

程异　皇甫鎛　鎛弟鏞

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奕天寶末爲東臺御史中丞洛城爲安祿山所陷奕守司而遇害杞以門蔭解褐清道率府兵曹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辟爲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以病免入補鴻臚丞遷殿中侍御史膳部員外郎出爲忠州刺史至荊南謁節度使衛伯玉伯玉不悅杞移病歸京師歷刑部員外郎金部吏部二郎中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不恥惡衣糲食人以爲能嗣懷慎之

清節亦未識其心頗有口辯出爲虢州刺史建中初徵爲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子儀悉令屏去獨隱机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糺彈顧問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居相位忌能妬賢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將起勢立威以久其權楊炎以杞陋皃無識同處台司心甚不悅爲杞所譖逐於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寧流涕論時事杞聞惡之譖於德宗言寧與朱泚盟誓故至遲迴寧遂見殺惡顏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歿於賊初京兆尹嚴郢與楊炎有隙杞乃擢郢爲御史大夫以傾炎炎既貶死心又惡郢圖欲去之宰相張鎰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頗惡之會朱滔朱泚弟兄不睦有泚判官蔡廷玉者離間滔滔論奏請殺之廷玉既貶殿中侍御史鄭詹遣吏監送廷玉投水而卒杞因奏曰恐朱泚疑爲詔旨請三司按鞫詹又御史所爲稟大夫命并令按郢詹與張鎰善每伺杞

晝眠輒詣鎰杞知之他日杞假寢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遽至
鎰閤中詹趨避杞杞遽言密事鎰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
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時三司使方按詹郢獄未具而奏殺詹貶郢
爲驩州刺史鎰尋罷相出鎭鳳翔其陰禍賊物如此李揆舊德慮德
宗復用乃遣使西蕃天下無不扼腕痛憤然無敢言者戸部侍郎判
度支杜佑甚承恩顧爲杞媒孼貶饒州刺史初上即位擢崔祐甫爲
相頗用道德寛大以弘上意故建中初政聲藹然海內想望貞觀之
理及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崇義誅
而希烈叛盡據淮右襄鄧之郡邑恒州李寶臣死其子惟岳邀節鉞
遂與田悅締結以抗王師繇是河北河南連兵不息度支使杜佑計
諸道用軍月費一百餘萬貫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
支半歳則用兵濟矣杞乃以戸部侍郎趙賛判度支賛亦計無所施
乃與其黨太常博士韋都賓等謀行括率以爲泉貨所聚在於富商
錢出萬貫者留萬貫爲業有餘官借以給軍冀得五百萬貫上許之

約以罷兵後以公錢還勑既下京兆少尹韋禎督責頗峻長安尉薛
苹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即行搒箠人不勝冤痛或有自縊
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賊盜都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八十八
萬貫文以僦櫃納質積錢貨貯粟麥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
長安爲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衆邀宰相於道訴之杞初雖慰諭後
無以遏即疾驅而歸計僦質與借商纔二百萬貫德宗知下民流怨
詔皆罷之然宿師在野日須供饋明年六月趙贊又請稅間架筭除
陌凡屋兩架爲一間分爲三等上等每間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
所由吏秉筆執筹入人第舍而計之凡沒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
十貫文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舊筭二十益加筭爲五
十給與物或兩換者約錢爲率筭之市主人牙子各給印紙人有買
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筭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子者驗其私簿投狀
自其有私簿投狀其有隱錢百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錢十千出
於其家法既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百不得半

怨讟之聲囂然滿於天下及十月涇師犯闕亂兵呼於市曰不奪汝
商戶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除陌矣是時人心愁怨涇師乘間謀亂奉
天之奔播職杞之由故天下無賢不肖視杞如讎德宗在奉天爲朱
泚攻圍李懷光自魏縣赴難或謂王翃趙贊曰懷光累歎憤欲以爲
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刻薄軍粮乘輿播遷三臣之罪
也今懷光勳業崇重聖上必開襟布誠詢問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
哉翃贊白於杞杞大駭懼從容奏曰懷光勳業宗社是賴臣聞賊徒
破膽皆無守心若因其兵威可以一舉破賊今若許其朝覲則必賜
宴賜宴則留連使賊得京城則從容完備恐難圖之不如使懷光乘
勝進收京城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帝然之乃詔懷光率衆屯便橋克
期齊進懷光大怒遂謀異志德宗方悟爲杞所構物議喧騰歸咎於
杞乃貶爲新州司馬白志貞恩州司馬趙贊播州司馬遇赦移吉
州長史在貶所謂人曰吾必再入用是日上果用杞爲饒州刺史給
事中袁高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作相三

年矯誣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欻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盻已擠溝壑傲很背德反亂天常播越鑾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爲也幸免誅戮唯示貶黜尋以稍遷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不悅遂改命舍人草制明日詔下袁高執奏曰盧杞爲政極恣兇惡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讎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曰伏以吉州長史盧杞外矯儉簡内藏奸邪三年擅權百揆失序惡直醜正亂國殄人天地神祇所知蠻夷華夏同棄伏惟故事皆得上聞自杞爲相要官大臣動踰月不敢奏聞百寮惴惴常懼顛危及京邑傾淪皇輿播越陛下炳然覺悟出棄遐荒制曰忠讜壅於上聞朝野爲之側目由是忠良激勸内外歡忻今復用爲饒州刺史衆情失望皆謂非宜臣聞君之所以臨萬姓者政也萬姓之所以戴君者心也儻加巨奸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乞迴聖慈遽輟新命疏奏不荅諫官又論曰盧杞蒙蔽天聽隳紊朝典致亂危國職杞之由可謂公私巨蠹中外棄物自聞再加擢用忠

良痛骨士庶寒心臣昨者瀝肝上聞冒死不恐冀迴宸聰用快群情至今拳拳未奉聖旨物議騰沸行路驚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伏乞俯從衆望永弃奸臣幸免誅夷足明恩貸特加榮寵恐造禍階臣等忝列諫司令陳狂瞽給事中袁高堅執不下乃改授澧州別駕翌日延英上謂宰臣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李勉對曰陛下授杞大郡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上曰衆人論杞奸邪朕何不知勉曰盧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德宗默然良久散騎常侍李泌復對上曰盧杞之事朕已可袁高所奏如何泌拜而言曰累日外人竊議以陛下同漢之桓靈臣今親承聖旨乃知堯舜之不逮也德宗大悅慰勉之杞尋卒於澧州子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於時進士擢第授崇文館校書郎德宗思杞不已乃求其後特恩拜左拾遺再遷左司員外郎歷杭常絳三州刺史以課最高徵爲吏部郎中遷給事中改刑部侍郎自兵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復爲兵部侍郎元輔自祖至曾以名節著於史冊

元輔簡絜貞方綽繼門風歷踐清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爲累人士
歸美大和三年八月卒時年五十六

白志貞者太原人本名琇珪出於胥吏事節度使李光弼小心勤恪
動多計數光弼深委信之帳中之事與琇珪參決代宗素知之光弼
薨後用爲司農少卿遷太卿在寺十餘年德宗嘗召見與語引爲腹
心遂用爲神策軍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名志貞善伺
候上意言無不從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
時尚父子儀壻端王傅吳仲孺家財巨萬以國家召募有急懼不自
安乃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軍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志貞
請令節度觀察團練等使并嘗爲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馬從軍亦
與其男官是時豪家不肖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師人心
搖震不保家室時禁軍募致悉委志貞兩軍應赴京師殺傷殆盡都
不奏聞皆以京師沽販之徒以塡其闕其人皆在市鄽及涇師犯闕
詔志貞以神策軍拒賊無人至者上無以禦寇乃圖出幸時令狐建

以龍武軍四百人從駕至奉天仍以志貞爲行在都知兵馬使聞李懷光至恐暴揚其罪乃與盧杞同沮懷光入朝衆議喧沸言致播遷盧杞志貞之罪也故與杞同貶遇赦量移閬州別駕貞元二年遷果州刺史宰臣李勉及諫官表疏論列言志貞與盧杞罪均未宜叙用固執不許凡旬日方下其詔貞元三年遷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西觀察使是年六月卒

裴延齡河東人父旭和州刺史延齡乾元末爲汜水縣尉遇東都陷賊因寓居鄂州綴緝裴駰所注史記之闕遺自號小裴後華州刺史董晉辟爲防禦判官黜陟使薦其能調授太常博士盧杞爲相擢爲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改祠部郎中崔造作相改易度支之務令延齡知東都度支院及韓滉領度支召赴京守本官延齡不待詔命遽入集賢院視事宰相延賞惡其輕率出爲昭應令與京兆尹鄭叔則論辨是非攻訐叔則之短時李泌爲相厚於叔則中丞竇參恃恩寵惡泌而佑延齡叔則坐貶爲永州刺史延齡改著作郎竇參尋

作相用爲太府少卿轉司農少卿貞元八年班宏卒以延齡守本官
權領度支自揣不通殖貨之務乃多設鉤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
恩顧乃奏云天下每年出入錢物新陳相因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
有一庫差舛散失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庫欠負耗賸等
庫及季庫月給納諸色錢物上皆從之且欲多張名目以惑上聽其
實於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耳其年遷戶部侍郎判度支
奏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
議以爲若市送百萬圍草即一府百姓自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
應須悉停罷又妨奪農務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側近處他
時要即支用京西有汙池卑濕處時有蘆葦生焉亦不過數畝延齡
乃奏云廄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即須牧放臣近尋訪是長安
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爲內廄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
里與苑廄中無別上初信之言於宰相對曰恐必無此上乃差官閱
視事皆虛妄延齡既慙且怒又誣奏李充爲百姓妄請積年和市物

價特勑令折塡謂之底折錢嘗因奏對請積年錢帛以實帑藏上曰若爲可得錢物延齡奏曰開元天寶中天下戶僅千萬百司公務殷繁官員尚或有闕自兵興已來戶口減耗太半今一官可兼領數司伏請自今已後內外百司官闕未須補置收其闕官祿俸以實帑藏後因對事上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栿以年多之故似有損蠹欲換之未能對曰宗廟事至重殿栿事至輕況陛下自有本分錢物用之不竭上驚曰本分錢何也對曰此是經義證據愚儒常材不能知陛下正合問臣唯臣知之準禮經天下賦稅當爲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廚乾豆者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敬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一分財物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蕃客至於迴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贏羨甚多況陛下御膳宮廚皆極簡儉所用外分賜百官充俸料飧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廚者之餘其數尚多皆陛下本分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慮何況一栿上曰經義如此人揔不曾言之頷之而已又因計料造神龍

寺須長五十尺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可數千條皆長八十尺上曰人言開元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須於嵐勝州採市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即出見今此木生關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時陸贄秉政上素所禮重毋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德宗以爲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日之內遽衒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盈餘之財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敕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郡遮訴盈路持緡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許而言之翻

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傷心于上欽怨于人欺天罔君遠近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揔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又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勑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旨並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詐兩司既有論執理須詳辨是非陛下縱其妄欺不加按問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慶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家府庫出納有常延齡險猾售奸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

名意在別貯羸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則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羸餘須別收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削私財捨此二途其將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姑務保持曾無詰責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奸威既沮於四方憸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蹤躡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爲天子取怨于下也且陛下初膺寶曆志剪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寖廣権筭侵剥下無聊生是以

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甿庶恬然不驚又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浹而暴令驅之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則陛下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乘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覘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閔默而遣之又嘗宮壼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爲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剥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蒼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颷冒霜雪踰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人捐軀命而扞寇讐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也及乎重圍既解諸路稍通賦稅

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別置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携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乎旋屬蟊賊内興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畜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内府方爲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内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囷倉篋櫝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内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巳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巳悔懼之辭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感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拔之永圖爲

子孫黎元立可久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憸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奸計以為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謬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耦之孽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患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宸衷延齡之言多順聖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美矣其於改過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今希旨自默浸以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或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兇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喧喧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較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位當台

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歡情下餌讒口良以内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以誠直綢繆帷扆一紀于兹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危覩陛下致興復之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慮懼毁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因事陳請雖已頻煩天聽上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意懇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於陛下慮患之計則忠靡軀奉君所不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忍爲顧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書奏德宗不悦待延齡益厚時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事相關皆證延齡矯妄德宗罷陸贄知政事爲太子賓客滂充銛悉罷職左遷十一年春暮上數畋于苑中時久旱人情憂惴延齡遽上疏曰陸贄李充等失權心懷怨望今專大言於衆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支多欠闕諸軍粮草以激怒群情後數日

上又幸苑中適會神策軍人訴度支欠廐馬芻草上思延齡言即時迴駕下詔斥逐贄充滂銛等朝廷中外惴恐延齡方謀害在朝正直之士會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切諫事遂且止贄充等雖已貶黜延齡憾之未已乃掩捕李充腹心吏張忠捶掠楚痛令爲之詞云前後隱没官錢五十餘萬貫米麥稱是其錢物多結託權勢充妻常於犢車中將金寶繒帛遺陸贄妻忠不勝楚毒並依延齡教抑之辭具於欵占忠妻母於光順門投匭訴寃詔御史臺推問一宿得其實狀事皆虛乃釋忠延齡又奏京兆府妄破用錢穀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嘗爲陸贄所黜故也及崔元勾覆錢穀又無交涉延齡既鋭意以苛刻剥下附上爲功每奏對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嘗聞德宗頗知其誕妄但以其敢言無隱且欲訪聞外事故斷意用之延齡恃之謂必得宰相尤好慢駡毀詆朝臣班行爲之側目及卧病載度支官物置於私家亦無敢言者貞元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九延齡死中外相賀唯德宗悼惜不

已冊贈太子少保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西魏陽太守後周封鄶城公渠牟少
惠悟涉覽經史初爲道士復爲僧興元中韓滉鎮浙西奏授試秘書
郎累轉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給事中
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衆成沙門
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牟枝詞游説捷口水注上謂其
講耨有素聽之意動數日轉秘書郎奏詩七十韻旬日遷右補闕內
供奉僚列初不有之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
同輩始注目矣歲終遷右諫議大夫時延英對秉政賦之臣晝漏率
下二三刻爲常渠牟奏事率漏下五六刻上笑語欵狎往往外聞渠
牟形神佻躁無士君子器志向不根道德衆雅知不能以正道開悟
上意陸贄免相後上躬親庶政不復委成宰相廟堂備員行文書而
已除守宰御史皆帝自選擇然居深宮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齡李齊
運王紹李實韋執誼泊渠牟皆權傾相府延齡李實奸欺多端其傷

國體紹無所發明而渠牟名素輕頗張恩勢以招趨嚮者門庭塡委

茅山處士崔芊徵至闕下鄭隨自山人冊至補闕馮伉自醴泉令爲

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渠牟延薦之上旣偏有所聽浮薄率皆本衒

進不復藏器蘊德皆奔馳請謁刓蹄苷辭以附渠牟居無何遷太府

卿賜金紫又轉太常卿貞元十七年卒時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仍

諡曰忠

李齊運者蔣王惲之孫也解褐寧王府東閤祭酒七遷至監察御史

江淮都統李峘辟爲幕府累轉工部郎中爲長安縣令職事修理歷

京兆少尹陝府長史建中末改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時李懷光

自山東卷甲奔難晝夜倍道比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齊運傾力犒

設軍人皆悅懷光旣反驅兵還保河中齊運不能敵棄城而走除爲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賊據京城李晟軍東渭橋齊運擾攘之中徵

募工役版築城壘飛芻輓粟以應晟收復之際頗有力焉貞元中蝗

旱方熾齊運無政術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兼御史大夫閑廐宮

苑使改檢校禮部尚書兼殿中監尋正拜禮部尚書兼殿中監使如故其後十餘歲宰臣內殿對後齊運常次進頁其計慮以決羣議齊運無學術不知大體但甘言取信而已薦李錡爲浙西觀察使受賂數十萬計舉李詞爲湖州刺史既而邑人告其贓犯上以齊運故不問而遣之齊運被疾歲餘不能朝請朝廷除授往往降中人就宅咨決末以妾衞氏爲正室身爲禮部尚書冕服以行其禮人士嗤誚貞元十二年卒時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者道王元慶玄孫以蔭入仕六轉至潭州司馬洪州節度使嗣曹王皐辟爲判官遷蘄州刺史皐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用爲節度判官檢校太子賓客員外郎皐卒新帥未至實知留後刻薄軍士衣食軍士怨叛謀殺之實夜縋城而出歸詣京師用爲司農少卿加檢校工部尚書司農卿貞元十九年爲京兆尹卿及兼官如故尋封嗣道王自爲尹京恃寵強愎不顧文法人皆側目二十年春夏旱關中大歉實爲政猛暴方務聚斂進奉以固恩顧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

入對德宗問人疾苦實奏曰今年雖旱穀田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徹屋瓦木賣麥苗以供賦斂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爲秦民艱苦之狀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碩伍米三間堂屋二千錢凡如此語有數十篇實聞之怒言輔端誹謗國政德宗遽令決殺當時言者曰瞽誦箴諫取其詼諧以託諷諫優伶舊事也設謗木採芻蕘本欲達下情存諷議輔端不可加罪德宗亦深悔京師無不切齒以怒實故事府官避臺官實常遇侍御史王播于道實不肯避導從如常播詰其從者實怒奏播爲三原令謝之日庭詬之陵轢公卿百執事隨其喜怒誣奏遷逐者相繼朝士畏而惡之又誣奏萬年令李衆貶虔州司馬奏虞部員外郎房啓代衆昇黜如其意恬勢之色驁然在眉睫間故事吏部將奏科目奧密朝官不通書問而實身詣選曹迫趙宗儒且以勢恐之前歲權德輿爲禮部侍郎實託私薦士不能如意後遂大録二十人迫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悔無及也德輿雖不從然頗懼其誣奏二十一

年有詔蠲畿内逋租實違詔徵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笞罰剥割掊斂聚錢三十萬貫胥吏無犯者即按之有乞丐絲髮固死無者且曰死亦不屈亦杖殺之京師貴賤同苦其暴虐順宗在諒闇逾月實斃人於府者十數遂議逐之乃貶通州長史制出市人皆袖瓦石投其首實知之由月營門自苑西出人人相賀後遇赦量移虢州在道卒

韋執誼者京兆人父浼官卑執誼幼聰俊有才進士擢第應制策高等拜右拾遺召入翰林爲學士年纔二十餘德宗尤寵異相與唱和歌詩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出入禁中略備顧問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爲畫像贊上令太子賜執誼縑帛以酬之執誼至東宮謝太子卒然無以藉言太子因曰學士知王叔文乎彼偉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俄丁母憂服闋起爲南宮郎德宗時召入禁中初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召見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等以嘗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見偕往賀之或告執誼曰正一等上疏論君與王叔文朋黨事執誼信然

之因召對奏曰韋成季等朋聚覬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過從飲食數度於是盡逐成季等六七人當時莫測其由及順宗即位久疾不任朝政王叔文用事乃用執誼爲宰相乃自朝議郎吏部郎中騎都尉賜緋魚袋授尚書左丞同平章事仍賜金紫叔文欲專國政故令執誼爲宰相於外已自專於內執誼既爲叔文引用不敢負情然迫於公議時時立異密令人謝叔文曰不敢負約爲異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遂成仇怨執誼既因之得位亦欲矛盾掩其迹及憲宗受内禪王伾王叔文徒黨並逐尚以執誼是宰相杜黃裳之壻故數月後貶崖州司戶初執誼自卑官常忌諱不欲人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不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貶果往崖州卒於貶所

王叔文者越州山陰人也以碁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德宗令直東

宮太子嘗與侍讀論政道因言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當極言之諸生稱贊其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向論宮市君獨無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視膳問安之外不合輒預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情則安能自解太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由是重之宮中之事倚之裁決每對太子言則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而欲僥倖速進者與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藩鎮侯伯亦有陰行賂遺請交者德宗崩已宣遺詔時上寢疾久不復關庶政深居施簾帷閹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諭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銀臺門居于翰林爲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爲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搆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于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以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

準韓曄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倜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叔
文賦時每言錢穀爲國大本將可以盈縮兵賦可操柄市士叔文初
入翰林自蘇州司功爲起居郎俄兼充度支鹽鐵副使以杜佑領使
其實成於叔文數月轉尚書戶部侍郎領使學士如故內官俱文珍
惡其弄權乃削去學士之職制出叔文大駭謂人曰叔文須時至此
商量公事若不帶此職無由入內王伾爲之論請乃許三五日一入
翰林竟削內職叔文始入內廷陰構密命機形不見因騰口善惡進
退之人未窺其本信爲奇才及司兩使利柄齒干外朝愚智同口城
狐山鬼必夜號窟居以禍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晝出路馳無能必
矣叔文在省署不復舉其職事引其黨與竊語謀奪內官兵柄乃以
故將范希朝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韓泰副之初中人尚未悟
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
所奪中尉乃止諸鎮無以兵馬入希朝韓泰巳至奉天諸將不至乃
還無幾叔文母死前一日叔文置酒饌於翰林院宴諸學士及內官

李忠言俱文珍劉光奇等中飲叔文白諸人曰叔文毋疾病比來盡心戮力爲國家事不避好惡難易者欲以報聖人之重知也若一去此職百謗斯至誰肯助叔文一言者望諸君開懷見察又曰羊士諤非毀叔文欲杖殺之而韋執誼懦而不遂叔文生平不識劉闢乃以韋臯意求領三川闢排門相干欲執叔文手豈非凶人耶叔文已令掃木場將斬之韋執誼苦執不可每念失此兩賊令人不快又自陳判度支已來興利除害以爲已功俱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叔文未欲立皇太子順宗既久疾未平羣臣中外請立太子既而詔下立廣陵王爲太子天下皆悅叔文獨有憂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欷泣下人皆竊咲之皇太子監國貶爲渝州司戶明年誅之王伾杭州人始爲翰林侍書待詔累遷至正議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書順宗即位遷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伾闒茸不如叔文唯招賄賂無大志皃寢陋吳語素爲太子之所褻狎而叔文頗任氣自許粗知

書好言事順宗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間叔文入止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然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受王叔文主決斷韋執誼爲文誥劉禹錫陳諫韓曅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謀議唱和採聽外事而伾與叔文及諸朋黨之門車馬填湊而伾門尤盛珍玩賂遺歲時不絕室中爲無門大櫃唯開一竅足以受物以藏金寶其妻或寢臥於上與叔文同貶開州司馬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儉呂温叔文用事時景儉居喪於東都呂温使吐蕃留半歲叔文敗方歸陸質爲皇太子侍讀尋卒伾叔文旣逐詔貶其黨韓曅饒州司馬韓泰虔州司馬陳諫台州司馬柳宗元永州司馬劉禹錫朗州司馬凌準連州司馬程异郴州司馬韋執誼崖州司馬韓曅宰相滉之族子有俊才依附韋執誼累遷尚書司封郎中叔文敗貶池州刺史尋改饒州司馬量移汀州刺史又轉永州卒陳諫至叔文敗已出爲河中少尹自台州司馬量移封州刺史轉通州卒凌準貞元二十年自浙東觀察判官侍御史召入王叔文與準有舊引用爲翰林

學士轉員外郎坐叔文貶連州準有史學尚古文撰邠志二卷韓泰貞元中累遷至戶部郎中王叔文用爲范希朝神策行營節度行軍司馬泰最有籌畫能決陰事深爲伾叔文之所重坐貶白虔州司馬量移漳州刺史遷郴州柳宗元劉禹錫自有傳

程异京兆長安人嘗侍父疾鄉里以孝悌稱明經及第釋褐揚州海陵主簿登開元禮科授華州鄭縣尉精於吏職剖判無滯杜[illegible]刺同州帥河中皆從爲賓佐貞元末擢授監察御史遷虞部員外郎充鹽鐵轉運揚子院留後時王叔文用事由逕放利者皆附之异亦被引用叔文敗坐貶岳州刺史改柳州司馬元和初鹽鐵使李巽薦异曉達錢穀請棄瑕録用擢爲侍御史復爲揚子留後累檢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伍道兩稅使异自悔前非厲已竭節江淮錢穀之弊多所鏟革入爲太府少卿太卿轉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充鹽鐵轉運副使時淮西用兵國用不足异使江表以調征賦且諷有土者以饒羨入貢至則不剥下不浚財經費以羸人頗便之由是專領鹽鐵轉運使兼

御史大夫三年九月轉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議
者以异起錢穀吏一旦位冠百寮人情大為不可异自知叨據以謙
遜自牧月餘日不敢知印秉筆异知西北邊軍政不理建議置廵邊
使上問誰可使者异請自行議未決無疾而卒元和十四年四月也
贈左僕射謚曰恭异性廉約歿官第家無餘財人士多之

皇甫鎛安定朝那人祖鄰幾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鎛貞元初登
進士第登賢良文學制科授監察御史丁毋憂免喪坐居喪時薄游
除詹事府司直轉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頗鈐制奸吏改吏部
郎中三遷司農卿兼御史中丞賜金紫判度支俄拜戶部侍郎時方
討淮西切於饋運鎛勾剝嚴急儲供辦集益承寵遇加兼御史大夫
十三年與鹽鐵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鎛雖有吏
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歛媚上刻削希恩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於賈
販無識亦相嗤誚宰相崔群裴度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度上
疏乞罷知政事因論之曰臣亦昨於延英陳乞伏奉聖旨未遂愚衷

竊以上古明王聖帝致理興化雖由元首亦在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皐夔紀太宗玄宗之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能獨理天下者況今天下異於十年已前方驅駕文武廓清寇亂建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否繫於朝廷朝廷輕重在於宰相如臣駑鈍夙夜戰兢常以爲上有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由臣輩不稱所職方期陛下博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輔弼責之化成而乃忽取微人列於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驚駭次則街衢市肆相與咲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下叡哲文明唯天所授凡所閱視洞達無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道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況皇甫鎛自掌財賦狂事剝削以苛爲察以刻爲明自京北京西城鎮及百司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度支之處無不苦口切齒願食其肉猶賴臣等每加

勸誡或爲奏論庶事之中抑令通濟比者淮西諸軍粮料所破五成錢其實只與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喻直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俱能前行必有優賞以此約定然後切勸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俱容努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聞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爲更有前時之事則無告訴之憂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罷兵之後經費錢數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惟狡詐言不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聖聰足見奸邪之極程异雖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處之煩劇或亦得力但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實亦非宜如皇甫鎛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爲股肱列在台鼎切恐不可伏惟圖之儻陛下納臣懇款速賜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伏聞李修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使且與亦得臣知一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獲戾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臣自無惜

惜陛下今日事勢何者淮西盪定河北咸寧承宗歛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弘輿疾討賊此豈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秪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繼既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億萬之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君子皆欲慟哭況陛下任臣之意豈比常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衆士所以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觀臣當引領受責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陛下實有所傷不勝憤懣惶恐之至時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异鎛探知上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構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裴度疏以爲朋黨竟不省覽鎛知公議不可益以巧媚自固奏減內外官俸錢以贍國用勑下給事中崔祐封還詔書其事方罷時內出積年庫物付度支估價例皆陳朽鎛盡以善價買之以給邊軍羅縠繒綵觸風斷裂隨手散壞軍士怨怒皆聚而焚之裴度奏事因言邊軍焚賜之意鎛因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內庫出者臣以俸錢二千買之堅韌可以久服所言不可用皆詐也帝以爲然由是鎛益無

忌憚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鎛心嫉之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勢
擠度出鎮太原崔羣有公望爲搢紳所重屢言時政之弊鎛惡之因
議憲宗尊號乃奏曰昨羣臣議上徽號崔羣於陛下惜孝德兩字憲
宗怒黜羣爲湖南觀察使又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叶爲奸謀薦引方
士柳泌僧大通言可致長生中尉吐突承璀恩寵莫二鎛厚賂結其
歡心故及相位穆宗在東宮備聞鎛之奸邪及居諒闇聽政之日詔
皇甫鎛器本凡近性惟險狹行靡所顧又無可觀雖早踐朝倫而素
乖公望自掌邦計屬當軍興以剥下爲徇公既鼓衆怒以矯迹爲孤
立用塞人言洎塵台司益蠹時政不知經國之大體不慮安邊之遠
圖三軍多凍餒之憂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蔽言悉虛誣遠近咸
知朝野同怨而又恣求方士上惑先朝潛通奸人罪在難捨合加竄
殛以正刑章俾黜遐荒尚存寬典又詔曰山人柳泌輒懷左道上惑
先朝固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便奔逃僧大通醫方不精藥
術皆妄既延禍釁俱是奸邪邦國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棄宜付京

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柳泌本曰楊仁力少習醫術言多誕妄李道古奸回巧宦與泌密謀求進言之於皇甫鎛因徵入禁中自云能致靈藥言天台山多靈草羣仙所會臣常知之而力不能致願爲天台長史因以求之起徒步爲台州刺史仍賜金紫諫官論奏曰列聖亦有好方士者亦與官號未嘗令賦政臨民憲宗曰煩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長年臣子於君父何愛焉由是莫敢有言者裴潾以極言被黜泌到天台驅役吏民於山谷間聲言採藥鞭笞躁急歲餘一無所得懼詐發獲罪舉家入山谷浙東觀察使追捕送於京師鎛與李道古懇保證之必能可致靈藥乃待詔翰林院憲宗服泌藥日益煩躁喜怒不常內官懼非罪見戮遂爲弑逆大通自云壽一百五十載久得藥力又有田佐元者鳳翔虢人自言有奇術能變瓦礫爲金白衣授虢縣令初柳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此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但灸灼之瘢痕浹身而已鎛卒於貶所鎛弟鏞端

士也亦進士擢第累歷宣歙鳳翔使府從事入爲殿中侍御史轉比部員外郎河南縣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時鑄爲宰相領度支恩寵殊異鏞惡其太盛每弟兄讌語即極言之鑄頗不悅乃求爲分司除右庶子及鑄獲罪朝廷素知鏞有先見之明不之罪徵爲國子祭酒改太子賓客秘書監開成初除太子少保分司卒年四十九鏞能文尤工詩什樂道自怡不屑世務當時名士皆與之交有集十八卷著性言十四篇

史臣曰奸邪害正自古有之如矯誕無忌妬賢傷善未有如延齡皇甫之甚也臣每讀陸丞相論延齡疏未嘗不泣下嘉其守正効忠爲宗社大計非端士益友安能感激犯難如此異哉德宗之爲人主也忠良不用讒慝是崇乃至身播國屯幾將覆滅尚獨保延齡之是不悟盧杞之非悲夫執誼叔文乘時多僻而欲斡運六合斟酌萬機劉柳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韋武雄材審斷翦削厲階洎逐群度而相异鑄蓋季年之妖惑也夫何言哉

贊曰貞元之風好佞惡忠齡鎛宫善爲國蠹蟲裴陸獻替嫉惡如風
天聽匪諶吾道斯窮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五